

作者小說戲曲集

山中雜記

上海光華書局刊

0742

沫若小說戲曲集

山中雜記

郭沫若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3

東北人民大學圖書館

一九三〇年十月初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版

2501—3500册

版權所有

本書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加郵費二分半

山中雜記

1. 菩提樹下.....	2
2. 三詩人之死.....	10
3. 芭蕉花.....	24
4. 鐵盞.....	32
5. 雞雛.....	36
6. 人力以上.....	46
7. 賣書.....	60
8. 曼陀羅花.....	68
9. 紅瓜.....	86

菩提樹下

(一)

我的女人最喜歡養雞。她的目的並不在研究遺傳，並不想有甚居積，充其量只是想孩子們多吃幾個雞蛋罷了。

因此之故她總是愛養母雞。每逢母雞要生蛋的時候，她真是歡喜極了，她要多把些糧食給她，又要替她做窩。有時候一時要做兩三個窩的都有。

雞蛋節省着吃，吃到後來母雞要孵卵的時候，那是她更操心的時候了。孵卵的母雞每隔一天要

飛出窩來攝取一次飲食的，她要先替她預備好；又要時常留心着不使母雞在窩裏下糞，因為這樣是容易使孵卵腐敗的原因。還有被孵抱着的孵卵她也要常常把微溫的鹽水去試驗，在水上可以浮起的便是腐敗了的，她便要拾取出來，沉下去的便仍使母雞孵抱。像這樣足足要操心三個禮拜，等到雞卵裏面可以聽出啾啾的叫聲了，那時候她有兩三天是快樂得不能安定的。

我們養雞養過五六年。雞雛也不知道孵化過好幾次了。但是孵化了的雞雛不是被貓鼠銜去，便是吃米過多得腳氣病死了。自己孵化出的雞雛絕不會長成過一次的。

我們又是四處飄流的人，遇着要遠徙他方的時候，我們的雞不能帶着同行。在那時我們的雞不是送人，便是賣給雞販子去了。自己養過的雞怎麼也不忍屠殺。所以我們養雞養了五六年，自己所養的雞決不會吃過一次。

我們所養的雞也並不多，至多不過四五隻；我們除把些殘菜剩飯給牠們外，平常只聽牠們去自

行漁食罷了。

(二)

養了五六年的鷄，關於鷄的心理，我也留着了不少幽涼的記憶。鷄的生活中我覺得很有和人相類似的愛的生活存在着呢。

假如在一羣鷄在園子裏放着的時候，請把一些食物向鷄羣裏洒去罷。這鷄羣裏面假使有一隻雄鷄，你可以看牠必定要咯咯地呼喚起來，讓母鷄去攝取那食物，牠自己是決不肯先吃的，這樣本是一個很平常的現象。但這個很平常的現象不就有點像歐洲中世紀的浪漫詩人(troubadour)的崇拜女性嗎？

有一次我們養過三隻牝鷄，兩隻雄鷄。這兩隻雄鷄中只有一隻得勢，把那三隻母鷄都佔有了。那不得勢的一隻，真是孤苦得可憐。得勢的一隻雄鷄不消說要欺負牠，便連那些娥皇女英們也不把牠看在眼裏。牠有時性的衝動發作了的時候，偷覷着自己的情敵不在，便想方設計地去誘惑她們。分明

是沒有食物的，牠也要咯咯地叫，或者去替她們梳理羽毛，但她們總不去睬牠。牠弄得焦急了，竟有用起暴力來的時候，在那時她們一面遁逃，一面裏着驚呼求救的聲音，呼喚她們的大舜皇帝。等到大舜皇帝一來，那位背時的先生又拖着尾巴跑了。

——啊，你這幸福的大舜皇帝！你這過於高傲了的董芳(DonJuan)！你佔領着一羣女性，使同類多添一位曠夫。

那回是我抱了不平。我把得勢的一隻雄雞賣去了。剩下的一位曠夫和三位貞淑的怨女起初還不甚相投，但不久也就成了和睦的夫婦了。

還有一件更顯著的事情，要算是牝雞們的母愛，牝雞孵化了鷄雛的時候，平常是那麼馴善的家禽，立地要變成一些鷲鳥。牠們保護着自己的幼兒是一刻不能懈怠的。她們的兩隻眼睛如像燃着的兩團烈火。她們時常要豎着頭子向四方傾聽。她們全身的神經好像緊張得要斷裂的一樣。她們就這樣加緊的防禦。但她們的防禦有時還要變為攻擊，不怕你便不懷敵意走近牠們，她們也要裏出一種

怪的叫聲，飛來啄你。攝取飲食的時候，她們自己也決不肯先吃的，只是咯咯地喚着鷄雛。假如有別的同類要來分爭，她們不管是雄是雌，一樣地總要毫不容情地撲啄。睡眠或者下雨的時候，她們要把自己的鷄雛抱在自己的胸脅下，可憐胸脯上的羽毛要抱來一根也沒有存在的時候，像這樣的生活。她們要繼續兩三個月之久，在這時期之內，她們的性的生活不消說是完全消滅了的。

(三)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我們現在有兩隻母雞十六隻雛雞了。

我的女人在二月底從上海渡到福岡來的時候，便養了兩匹母雞：一匹是黃的，一匹是如像鷹隼一樣。

我們住在這博多灣上的房子，後園是很寬大的。園子正中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樹。四月初間我來的時候還沒抽芽，樹身是赤裸着的，我們不知道牠的名字。我們猜他是栗樹，又猜牠是柿子樹，但

不久漸漸轉青了，不是栗樹，也不是柿樹。我們問鄰近的人，說是菩提樹。

在這菩提樹成蔭的時候，我們的母雞各各孵化了九隻雞鵝。這雞鵝們真是可愛，有葱黃的，有黑的。有淺黑的，有白的，有如鶴鶉一樣駁雜的，全身的茸毛如像絨團，一雙黑眼如像墨晶，啾啾的叫聲真的比山泉的響聲還要清脆。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我們有十八隻雞鵝，除有一隻被貓兒銜去，一隻病死了外，剩着的這十六隻都平安地長大了起來。現在已經是六月尾上了，雞鵝們的羽毛漸漸長出，也可以辨別雌雄了；我們的這十六隻雞鵝想來總不會再被貓兒銜去，不會再病死了罷？雞鵝吃白米過多時，會得白米病，和人的腳氣病一樣，好端端地便要死去的，但我們現在吃的是麥飯，我們的雞鵝們總不會再得白米病了罷。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

我的女人把吃剩着的晚飯，在菩提樹下撒給雞羣吃的時候，她笑着向我這樣說。

鷄雛啾啾地在她脚下爭食，互相擁擠，互相踐踏，互相剝啄着。

三詩人之死

孩子們沒有友伴，出外去的時候，因為國度不同，每每受鄰近的漁家的兒童們欺侮。坐在家裏，時常聽見他們在外面的哭聲，或則流淚回來，有時他們又表現些不好的行爲，說出些不中聽的言語，這當然是從外邊濡染來的了。因此我們便立了一個家規：沒有大人同行時不許他們出去。

但是這又太孤苦他們了。

曉芙時常對我說：我們去買匹兔子來餵罷，兔子乾淨，餵來也不很費事。

五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們便走到一家養兔園去。

兔子的種類很多的。

養兔主人說：兔的蕃殖力很大，生後六個月便要生兒，第一胎五六匹，以後每月一胎，一胎七八匹。

我那時聽了這話，很是出乎意外，我以為這養兔的事業倒是很有利益的一項生意了。譬如在正月裏買一對滿了六個月的兔兒來，養到年底便可以產出將近千匹的子孫了。

不過養兔的人又說：出產太多了，事太麻煩，每胎大概只留兩匹，要殺死五六匹，——這也是一種無形的生存競爭。假如不加屠戮時，恐怕全地球要成為兔子的王國呢。

在兔園裏我們買了一隻懷了孕的雌兔。但是我們的心並不是望她在一年之後替我們產出千匹的子孫，我們的心事只望她產幾匹兒子來替我們的兒子們做做朋友罷了。

我們買的雌兔是波斯種，這只是據養兔的人告訴我們的，毛是棕褐色的，和我們平常看見的山兔一樣。我們從養兔園裏把她抱回寓裏來，養她在“玄關，裏面——日本房屋的玄關就像我們說的“朝開，（江蘇人稱爲“開槽”），大概的結構是前後兩道門的進口中間的一個過道，橫不過一丈，縱不過五尺。

雌兔和我們同居之後，起初異常怕人，但相處一兩日，也就和人親近起來，向人依依求食了。我們每天的清早在草原裏去摘些帶着露水的鮮草來餵她，晚上我們出遊的時候，也把牠帶海岸上去，任她在草原裏閒散。孩子們非常的高興；鄰近的兒童們看見，也覺得非常羨慕。但是高興極了。他們又要常起爭端，因爲你們到於牠的態度，不能時常一致。有時一個想作弄她，嚇使她，而別一個又要袒庇她，保護她；小小的保護者時而用出你們最後的武器來：便是放聲大哭了。

相處一禮拜了，十日了，十二日了。歡娛的五月看看便要告終，而我們的雌兔娘娘還不見產生兒子。養們觀察她的動作，觀察她的腹部，也沒有甚麼異常，我們便疑是受了養兔者的欺騙了。

第十三天的清晨，在我起床去開門的時候，我的木屐下感受着一種柔軟的東西。同時發出一聲微弱的鼠叫。我驚異了，以為是踏死了一隻老鼠了。但我把大門打開時，啊，奇怪！鼠子般的兔兒，在過道裏東一個西一個地爬着。我不禁叫着說道：兔子產了兒了！兔子產了兒了！曉芙和兒子們聽見了，便都跑到門道裏來。

兔兒一共是五匹——我們的兔母自然是第一次的出產了。被我踐踏了的一個，因為受傷太重，終竟死了。出產好像是在夜半，兔兒並不藏在娘的肚下，凍得如像冰塊一般了。我們趕快把棉花來做了窩。把踏死了的一匹埋在後園裏的茶花樹下。又叫和兒去買了一個豆腐來供養兔母。

兔兒的身長不過是一寸先景，眼還沒有開。光嫩的皮膚連一點茸毛也還沒有。有兩匹是紅色，有

兩匹是黑色。我們疑他們太小了，曉芙說：怕是早產罷？但我們的結論是看他們今後的死活如何。

兔母出產後，我們得了些意外的經驗。

別的家畜如像貓，如像犬，如像鷄，牠們的母性是異常鮮明的。在養育幼兒時候，牠們完全呈出猛禽猛獸的變態。獨於我們的這匹母兔對於她的幼兒們却沒有絲毫愛護的情誼。她產後的精神和肉體，完全和產前一樣。在第一天上對於她的幼兒全不喂奶。曉芙說：人的奶子頭一天是沒有的，怕兔子也是一樣罷？但到第二天來她仍然不喂奶，只自照常跳躍着吃草，也不抱撫她的幼兒。兔兒也沒有啼飢的聲音。待到第三天上來，一匹弱小的紅的，終竟死了。怕就是早產罷？不然，便會是餓死了的。我們決心用武力強迫了，把兔母按着，把剩下的三匹兔兒放在牠的懷裏。兔兒盲目地尋起奶來，仰着身吸得上好。

——這隻母兔真怪，很有點像西洋婦人。

兔兒漸漸大起來了。皮膏也漸漸粗糙起來了，起初嫩得和緞面一樣的，漸漸像鮫魚皮一樣了。滿了一個禮拜，眼睛總還不容易睜開。

就在滿了一個禮拜的那天的晚上，曉芙走去關門的時候，突然又聽見一聲尖銳的鼠叫聲，啊，兔兒又被踏壞一個了。這回是一隻頂大的黑的，踏傷了左邊的前腳，幸還不至於死。曉芙在電燈光下趕快把了些沃度丁幾，脫脂綿和裹帶來替他把傷處護好了。心裏着實很難過了一下。

從此以後這隻兔兒便成了跛腳，我們便叫他是拜輪 (Byron)，還有兩隻，一隻紅的大些的，我們便叫你們雪萊 (Shelley)，一隻黑的小些的，我們便叫他是其茨 (Keats)。

我們這三位詩人，在第十天上才睜開了眼睛，身上的茸毛也漸漸長得和海虎絨一樣了。拜輪和其茨是灰黑的雪萊却是黃的。

我們的三個兒子也就成爲了三位詩人的保護者 (Patron)，大兒保護拜輪，次兒保護雪萊，三兒

保護其茨。不過這幾位小小的保護者也和一般藝術家的保護者相像是等於玩弄罷了。最有趣的是才滿歲半的三兒，連你自己才勉強能如鴨子一樣簸行得兩步，他却愛用他肥胖的手兒去把其茨捉捉。或是橫捉，或是順捉，或是倒捉，無論身上的那一部分都不管，總是用手去捏着，便跑着歡笑起來。好在柔順的兔子。不嚙人也不抓人，所以小兒們也決沒有受驚惶的時候。

兔子的不作聲息，真到了可以令人驚愕的地步。

母兔從早到晚只是默默地嚙些青草，把周身的神經十分緊張，不住地動着唇，屹着耳，凝着眼，警備着敵人的傷害。稍微有些風吹草動，便好像上了發條一樣，立刻逃遁起來。

兔兒自從睜眼後，也漸漸發揮起這些本能來了，遁逃的神速真是令人想到“狡”字的徽號是應該專屬於他們的。

但是他們的爪牙不足以保護自己的身體。他

們的嗜好，只是些青嫩草苗，他們沒有傷人的武器，也沒有傷人的存心，而他們的敵人却是四面環佈！他們假使沒有這銳敏的神經和神速的四肢，他們在這地球上的生存恐怕早已歸了地質學家的領域了。

我聽見兔子的聲音，如像鼠叫一樣的，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我最初踏死胎兒的時候。第二次是曉芙踏傷拜輪。拜輪自從跛了腳以後，身體的發育漸漸停滯了，跑路也不十分敏捷。曉芙特別愛憐他，我也時常加甚深的注意。但是他又使我們聽着第三次的鼠叫了。

我們自從母兔產生以後，每逢晴天便把她拴在園子裏的一株橘子樹下，三位詩人是自由地放在他們的母親的旁邊。

那是一天晚上。我們拿着碗筷正要吃晚飯的時候，突然又聽見我們聽見過的一種哀切的鼠叫聲，大家都驚詫了起來，立地跑向園裏去。

——啊，貓子，貓子！拜輪銜去了！拜輪銜去了！

我們看見一隻雄大的黑貓，銜着那腳上還帶着裹帶的拜輪，向鄰家的茅屋頂上跑去。我們吆喝牠，牠從屋頂上掉轉身來把我們凝視着。我們又不好投石子去打，怕打壞了別人家的茅屋。我們只得瞠目地看着我們的詩人在那黑氍氍的惡魔的口中死去。

啊，可憐的拜輪！可憐的拜輪！他的死，比真正的拜輪百年前在希臘病死了的，對於我們還要哀切得多呢。他使我們感受着一種無抵抗主義者的悲哀，一種不可療救的悲哀。——這種悲哀的確是不可療救的：無抵抗主義者即使沈默地把自己的性命犧牲，但是誰能保定以後的黑貓不再吃我們的兔子呢？

我們那天晚上大人和孩子都是食不下咽的了。心裏最難過的怕是曉芙。她始終說拜輪是被她殺死了的。因為她把腳給他踏傷了，所以才有這場奇禍出來。別的兩隻都逃掉了的，假使腳不受傷他也定然可以逃免的罷？……她始終怨艾着說出這樣的話，但是有甚麼方法呢？人到失却了抵抗能力

的時候，連一隻黑貓也要肆意地輕侮你呢！

拜輪死了，我們對於雪萊和蕘茨更加注意地愛護了。我們始終把他們養在玄關裏面，不放他們出來。

有一次曉芙和三個兒子都往澡堂裏去了。是中午時候，一位遊方和尚到我門前來化緣。他把大門打開走進玄關裏來，搖着金鐘哇啦哇啦地便念起佛號。我是最恨和尚的人，我故意沒有去理會他。他哇啦哇啦響了一陣，又獨自走了。在他走後有兩秒鐘光景，我突然想起玄關裏的兩位詩人來，我跑去看時，公然不見了！

——啊，這混帳的禿頭騙子！他恨我沒有給他錢米，他把我的一對兔兒偷去了！

我躡起木板鞋便追趕出去。

和尚正在鄰家化緣，我看見他掛在頭上的一個布袋裏面，的確有甚麼東西在蠕動着一樣。

——你這混帳的禿頭騙子！你這不是我的兔子嗎？

我很想跑上去把他扭着了，但是我又怕誣枉

了人，想回頭去再檢查一遍。

到回頭來把開着的兩扇門拉開，兩隻兔子才從門扇後滾了出來，——

像這樣的悲喜劇我們不知道演過多少回，我們對於他們的愛情一天一天地深厚起來。我們沒把他們當成畜生看待，我們是把他們當成我們家族的成員看待了。我的曉芙尤為溺愛他們。她隔不兩天總愛替他們沐浴，我們笑呼為“詩人的洗禮”。其實受過洗禮後的詩人們實在是再可憐不過的。他們的豐美的毛衣被水打濕了，形態醜陋得不堪，並且凍得戰巍巍地一點也不能活動。我時常嘲笑我的曉芙，我說像你這樣的愛，才真正是“溺愛”呢。

是拜倫死後的第幾週，我現在不記得了。我們的雪萊和箕次都已經成了翩翩出世的佳公子，已經從玄關生活解放出來了。

他們在菩提樹的樹陰下，在美人蕉的花叢中，在碧綠的嫩草裏互相追逐的情形最是有風趣的畫景。

他們在園裏要倦了，又每從牆腳的罅隙處跑向海岸上去。起初我們很關心，他們一出去了，便跑去把他們追逐回來，但是回數太多了，他們自己也很曉得路徑，我們隨後便懶得去追逐了。

有一天午後箕次突然不見了，不知道他是幾時出去了的，等到傍晚時分他也不見回來。

傍晚曉芙舉行“詩人的洗禮”的時候，只剩着雪萊，但是雪萊也是奄奄無生氣了。

——這是甚麼原故呢？

曉芙在他的毛衣裏現發了許多蛆蟲，原來他的背脊上不知是幾時受了傷，更不知是幾時已經腐化了。

可憐的雪萊就在那天晚上無聲無息地死了去，第二天起來只看見他的屍首臥在地上。

就是這樣我們的三位詩人便先先後後地離別了我們而去。我們等箕次回來，一直等到現在，現在已經是秋神將臨的時候了，而他終不見回來。想來我們的這位詩人不是死在犬貓的口中，一定是

填了兩腳獸的腸腹了。

芭 蕉 花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了我的母親，突然記起了這段故事。

我的母親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貴州省黃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是當時黃平州的州官。苗子造反失守城池，外祖父手刃了四歲的四姨，在公堂上行自盡。外祖母和七歲的三姨跳在州署裏面的池塘裏殉了節，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了。只有我們的母親那時纔滿一歲，忠義的劉奶媽把我們的母親背看逃難出來，在途中遇着過兩次的匪難，第一

次被劫去了金銀首飾，第二次被劫去了衣裘。忠義的劉奶媽在農人家裏討了些稻草來遮身，仍然背着母親逃難，逃到後來馮着赴援的官軍纔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貴州省城，其次又流到雲南省城，倚人廬下，受了種種的虐待，但是忠義的劉奶媽始終是保着我的母親。直到母親滿了四歲了，大舅赴黃平收屍，便道往雲南，纔把母親和劉奶媽帶回了四川。

母親在幼年時分便是遭着這樣的不幸的人。

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到了我們家裏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聽說還死了一兄三姐，那時候我們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掃要和妯娌分擔，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

白日裏家務奔忙，到晚來揩着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還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為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在舊時稱為“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只是在產褥中，因為

攝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罷了。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像這樣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纔漸漸回復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這暈病關連着的。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處託人去購買芭蕉花。但這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為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裏人都視為祥瑞，不肯輕易摘賣。好容易買得了一朶芭蕉花了，在我們小的時候，要管兩隻肥鷄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來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裏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的時候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幾乎還是雌蕊的時候。一朵花上實在是採不出許多的這樣的蕉子來。

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為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時，那

是大錯而特錯的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的時候，在床邊上挾過一箸給我簡直是澁得不能入口呢。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親的暈病關連着的。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勦了四川以後——我們四川人有句話：說“張獻忠勦四川殺得鷄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像有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鎮也都是有的。

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寧化縣，聽說還有我們的同族住在那里。我們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裏。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后宮，供的是一位女神叫着“天后聖母”。這天后宮在我們村裏也是有一座的。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情了，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了。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歲，同到天后宮去。那天后宮離我們家裏不過半里路光景，裏面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

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假了，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着窗看見散館園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着一朵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們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裏正在找芭蕉花的時候，但四處都找不出來。我們商量着便翻過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還不能翻過，是我二哥湊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怕人看見，我把來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裏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着跑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甚麼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在天后宮拈來的。但我母親聽了竟大發起了雷霆，她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只是連連嘆氣的說：“啊，我生下了你們這樣不掙氣的孩子，爲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啊！我們都哭了起來，但我也不知爲甚麼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們一陣。我挨掌心是這一回纔開始的，我至今也還記得呢。

我們一面挨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爲甚麼

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裏去掐了一朵回來，爲甚麼便該這樣淘氣呢？

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乾掉了罷？

這樣的一段故事，我現在一想到母親，無端的便湧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着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喲！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芭蕉花的故事，爲甚麼使我父親使我母親那樣的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爲知道了的這個原因，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我和我的妻兒已經吃了三個月的麥飯了。

空白页

鐵 盃

——曾先生是F家裏的良師。

F家裏人是這樣說，F村上的人也是這樣。

曾先生在F未出世以前十一年便到了他的家裏，在F五歲發蒙的時候，在他家裏已經教出了不少的頂子了。

F有次對我說過一段逸事，是他纔發蒙時候的事情。

——曾先生愛打人，尤愛打我們的腦袋。他的刑具是籬棚上的斑竹。他一發作起來，便把那斑竹

打在我們的頭上，打一下，斷一節。我們又不敢大聲哭，哭大聲了，他愈打得厲害。

小小的腦袋打得一頭的胞塊。晚上回家痛得不能着枕，只是嚶嚶啜泣。

我們的母親曉得了，母親最可憐我，大約因為我年紀還小的緣故。母親便替我尋出了一頂硬壳帽子來。那帽子怕是我們的父親或者祖父的年青時候戴舊了的了。帽子既是硬壳做成，裏面還有四個氈耳。

這頂硬壳帽子便成了我的“鐵盔”了，先生打起人來只是打得空響，腦袋一點也不受痛楚。

這個祕密在第三天上來被我二哥知道了，他當時也不過纔八九歲的光景，他和我便要爭戴這頂“鐵盔”。在家裏時母親不許他，進家塾時他在路上便替我奪去了，我竟傷心地哭了起來，弄到後來連先生也知道了。

我們的曾先生終不愧是賢明的人，他以後打我們的頭腦不再隔着帽子打了。他要先把我們的帽子揭下，然後再打。

小小的腦袋又被先生打得一頭的胞塊，晚上回家又只是嚶嚶啜泣，痛得不能着起床來。

母親也沒有法想了，只是安慰我們說：乖兒，乖兒，以後好生聽先生的話，不再挨打便好了……。

我們的頭腦便是這樣打出來的了。在我們幾位哥哥的頭上，胞塊雖然變成了“頂子”，而在我自己不幸的是在十二歲的時候便開辦了中學，我便和“頂子”永遠絕緣了。

F 的話便是這樣。

但是 F 家裏的人到現在也還在這樣說，F 村上的人到現在也還在這樣說：

——曾先生是 F 家裏的良師！

鷄 雛

七年前的春假，同學C君要回國的前一晚上，他提着一隻大網藍來，送了我們四匹鷄雛。

鷄雛是已化後還不上一個月的，羽毛已漸漸長出了，都是純黑的。四隻中有一隻非常羸弱。C君對我們說：

——這隻很弱的怕會死，其餘的三隻是不妨事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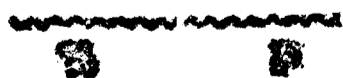
我們不消說是很感謝C君。我們那時候決心要永遠保存着他的鷄雛，就如像我們永遠保存着

他的記憶一樣。

噯，離了娘的雞雛，却是十分可憐的，牠們還不十分知道辨別食物呢。因為沒有母雞呼喚牠們，不怕就把食物餵養牠們，牠們也不肯十分攝取，最可憐的是到黃昏要來的時候，牠們想睡了，但因沒有娘來抱護，便很淒切地各叫起來。傾聽着牠們那啾啾的聲音，就好像在茫茫曠野之中聽見迷路孤兒啼哭着的一樣的哀慘。啊，牠們是在黑暗之前戰慄着，是在恐怖之前戰慄着。無邊的黑暗之中，閃着幾點渺小的生命的光耀，這是多麼危險的喲！

雞雛養了四天了，大約是 C 君回到了上海的時候了。羸弱的一隻竟渺然不見，失掉了牠的所在了。我們想，這怕是 C 君的預言的中了罷？但我們四處尋覓牠的屍骸，却終竟尋找不出。啊，消滅了。無邊的黑暗之中消滅了一點微弱的光耀。

又到第六天上來，怕是 C 君回到了他紹興的故鄉的時候了。午後我們在樓上突然聽見雞雛的異樣的叫聲。我們急忙趕下樓來看時，看見只有兩



隻雞雛張惶飛遁着，還有一隻又不見了。但我們仔細找尋時，這隻雞雛却纔窒塞在廚房門前的鼠穴口上，頸管是咬斷了的了。啊！我們到這時纔知道老鼠會吃雞雛，前回的一隻不消說也是被老鼠銜去的了。一股兇惡的殺氣瀰滿了我們小小的住居，我們的孱弱的靈魂隱隱受了撼震。

啊，消滅了，消滅了。無邊的黑暗之中又消滅了一點微弱的光耀。

嘆息了一陣，但也無法去起死回生，我們只把剩着的兩隻雞雛藏好在大網籃裏，我們在上面還蒙上了一張包單。我們以為這樣總可以安全了，噯，事變真出乎意料之外。在我們正在緩緩上樓，剛好走到樓口的時候，又聽着雞雛的哀叫聲了。一匹尺長的老鼠從網籃中跳了出來，雞雛又被牠咬死一匹了。啊，這令人戰慄的兇氣！這令人戰慄的殺機！我們都驚愕得不能說出話了。在我們小小的住居之中，一匹老鼠便製造出了一個恐怖的時代！

啊，齒還齒，目還目，這場冤仇是不能不報的！
我們商量着，當下便去買了一隻捕鼠的鐵籠，

還買了些“不要貓”的毒藥。一隻鷄腿撕下來掛在鐵籠的鈎上了。我們把來放在鼠穴旁邊。剩的一隻鷄雛我們隨身攜上了樓去了。

撥噹！發機的一聲驚響！

哈哈！一隻尺長的大鼠關在鐵籠裏面了。眼睛黑得亮晶晶地可怕。身上的毛色幾乎好像鼯鼠一樣。你蒼惶的罪囚！你恐怖時代的張本人！畢竟也有登上斷頭台的時候。

啊，我那時的高興，真是形容不出，離鷄雛的死不上兩點鐘呢。

我把鐵籠提到海邊上去。海水是很平靜的，團團的夕陽好像月光一樣穩定在玫瑰色的薄霞裏面。

我把罪囚浸在海裏了，看牠在水裏苦悶，我心中的報仇慾滿足到了高潮，我忍不着抿口而笑，真的，啊，真的！我們對於惡徒有甚麼慈悲的必要呢？那麼可憐無告的孤兒，她殺了一隻又殺一隻，甚至殺出了狂氣來，連我們也生出戰慄了。我們對於這

樣的惡徒有甚麼慈悲的必要呢？

老鼠死了，我把牠拋到海心去了。惡徒的報應
喇！我掉身回去，夕陽好像賀了我一杯喜酒，海水
好像在替我奏着凱歌。

我回到家來，女人已在廚中準備晚餐了。剩着
的一隻鷄雛只是啾啾地在她腳下盤繞。我們那時
養着的一隻鷓形的母鷄，已經在廚裏的一隻角上
睡着了。

——我們真對不住 C 君呢。我的女人幽幽地
對我這樣說。

——但也沒法。這是超出乎我們的力量以外
的事情。我說着走到井水旁邊去洗起我的手來。

——真的呢，那第二次真使我驚駭了，我們這
屋子裏就是現在也還充滿着殺氣。

——我把那東西沉在海裏的時候可真是高興
了，我的力量增加了百倍，我好像屠殺了一條毒龍。
我起先看着牠在水裏苦悶，悶死了，我把牠投到海
心裏去了。啊，老鼠這東西真可惡，要打壞地基，要
偷吃米糧，要傳播病菌，還要偷殺我們的雞雛……

飯吃過後，我的女人在屋角的碗櫥旁邊做米

團。

——毒藥放進了嗎？

她低着聲說：不要大聲，說穿了不靈。

我看見她從櫥中取出幾粒綠幽幽的黃燐來放在米團的心裏。那種吸血的凄光，令我也縮抖起來。啊，兇暴的鼠輩噯，你們也要知道我們人的威力了！

第二天清晨，我下樓開後面窗戶的時候，看見我們的那隻鷓形的母雞——死在後庭裏面了。

——哦呀，這是怎麼做起的！你昨晚上做的米團放在甚麼地方的呀？

我的女人聽見了我的叫聲，趕着跑下了樓來，她也呆呆地看着死在庭裏的母鷄。

——呀！她驚呼着說：廚房門還關得上好的，牠怎麼鑽出來了呢？米團我是放在這廊沿下面的。她說着俯身向廊下去看，我也俯下去了。廊下沒有

米團，却還橫着一隻死鼠。

——牠究竟是怎麼鑽出來的呢？我的女人還在驚訝着說。

我抬頭望着廚房裏的一堵面着後庭的窗子。窗子是開着的。

啊，誰個知道那堵導引光明的窗口，纔是引到幽冥的死路呢！

我一手提着一隻死鼠，一手提着一隻死鷄，踏着曉露又向海邊走。路旁草是很青翠的，一滴滴的露珠在草葉上閃着霓虹的彩光，在我腳下零散。

海水退了潮了。砂岸恢復了人類未生以前的平瑩，昨晚的一場屠殺沒有留一些兒蹤影。

我把死鼠和死鷄透次投下海裏去了。

鷄身浮在水上，我想，這是很危險的事，真一隣近的漁夫拾去吃了的時候呢！……

四月初間的海水冷得透人肌骨，但是在水裏久了也不覺得了。我在水裏鳧着，想把死鷄的屍首拿回岸來。但我向前鳧去，死鷄也隨着波動迭向海心推移。死神好像在和我作弄的一樣。我跑了一個

大彎，繞到死雞前面去，又纔把牠送回了岸來。上岸後，我冷得發抖，全身起了雞粒了。

那匹死雞我是把牠埋在砂岸上的。是一種舐岸的海聲，却好像奏着葬歌。同時一種蒙在霧裏的夕陽，却好像穿着了喪服。

剩着的一隻鷄鵝太可憐了，終日只是啾啾地哀叫。

人在樓上的時候，牠啾啾地尋上樓來。

人下樓去的時候，牠又啾啾地從樓上跳下。

老鼠雖不敢再猖獗了。但是誰個保得住不又有貓兒把牠銜去呢？不久之間春假已經過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從學校回家，唯一的一隻鷄鵝又不見了！啊，連這一隻也不能保存了嗎？待我問我的女人時，她纔說；她叫得太可憐了，一出門去又覺得危險；沒有法子。只得把她送給鄰近的一家有鷄鵝的鄰家去了。

我心裏覺得很對不住C君，但也沒有法子，只覺得我女人的施舍要算是最良的方法了。

啊，那匹鷄鵝究竟是送給了那一家人家的，後

來又怎麼樣了，我是全不知道。到今已經七年了，那匹鷄鷓想來已經是飽了別人的饑腹，但牠在我的記憶裏面，總還是一匹黑色的小小的鷄鷓。啊，鷄鷓喲，我還沒有死，你在我的記憶中總是不會消失的。

人力以上

一個人坐在家裏讀書。我的女人帶着三個兒子到澡堂裏去了。

夕陽斜照進來，滿屋都是陽光；一陣陣清涼的海風吹着後園菩提樹葉蕭騷作響。

——愛牟先生在家嗎？

叫門的是一位中年的漁夫，他送了一張有黑框圍着的郵片進來，報告着一位日本友人S君的死耗。我看了吃了一驚，怎麼也不能恢復我心境的平靜。我拿着信片在手裏，不住地便在房中蹀躞。滿

屋的陽光好像陰鬱了好些，我的腦中也充滿着S的記憶。

我認得S，是民國八年的時候了。那時候我移居到博多灣上，他和我們是鄰舍。我們就因為這個關係，彼此有些往來，但也沒有甚麼深密的交際。

他本是東京的人，是工業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年紀怕有五十歲的光景。他最引我注意的是他那一眼看去便知是有肺病的，瘦削而貧血的面孔，其次是他那很多很多的兒女。他的年紀並不十分大，身體又那麼弱，但他却已經有七個兒女，爲首的一對孿生的女兒現在已經是十五歲了。

他在一座建築公司充當着三等技師，每月的收入僅僅百圓以下。他在東京聽說已經是沒有一位親人的了，他們一家九口就全靠着他的這點月薪過活。

他的夫人是名古屋的人，名古屋在日本是產美人的地方，他的夫人也頗有中上的姿首。但大約也是因他這個原故罷？他們的家計雖貧，而她和她的兒女的衣服却穿得異樣整飾的，我的女人時常

向着我說她的家政不得法，兒女們平時連飯也不夠吃，偏要使她們穿得一身的好衣裳，如像大戶人家的少爺小姐一樣。的確是這樣的，她對於她的兒女們實在未免太姑息了。頂大的一對女兒，照年紀算來應該是入女子中學二年級的了，却連小學也還沒有畢業。她們的面孔完全是一個模樣，平時也穿着一樣的衣裳，我到現在還把她們分別不清楚，到底那個是千代，那個是濱子呢。這對女兒大約是在家裏的吃食不夠的原故罷，身材都很瘦削，蒼黃的膚色沒有甚麼滋潤。她們並且從小以來便染了一種偷盜的惡癖，村上的人背地裏都在說她們，連我的女人也不肯叫她們到家裏來頑耍了。啊，她們這些代人受罪的羔羊！她們的母親要妝飾她們，雖然是出於一種虛榮心的表現，但是世間上誰個又不想有錢，誰個又不想有充裕的物質的幸福呢？在事實上雖是一貧如洗，妝飾一下外觀，也怕是一種畫餅充飢的辦法罷？他們因為吃食不夠，弄得手足有點不乾淨，這也怪不得她們，不過是我們睜着眼睛，看着社會的罪惡把可憐的幼女逼成偷兒罷了。

我們和S家的交誼，最初原只是泛泛的相識，但在四年前的夏天在我回了上海的時候，我們的大兒因為得胃出血症，我的女人把次兒寄放在別人的家裏，到病院去看護了十天。那時S有一個兒子也病了，S的夫人懷着臨月的胎也在病院裏看護，S每天不能不去上工，S的夫人每天中午便從病院回家一次煮些飯菜來留給她的兒女。飯是不十分夠吃的。我們的大兒比S的孩子先好了，我的女人回家以後便常常多弄飯菜去犒賞給他的兒女們。遲了三天，S的夫人也攜着孩子退了病院，但在退院後的第二天上，她便產了第六的一個男孩，我的女人不免又去幫助過她。自從有這件事情以後，S夫婦都很感謝我的女人，他們和我們更加親密了。

S性情是很孤僻的，他決不肯和人交際。他和我也少有往來，但偶爾在海邊上相遇的時候，很肯直率地和我談話。他談話的時候愛在日本話中滲雜一些英語。他說他少年時分曾隨着一位英國人辦過事情，英國人很愛他——這件事情他對我說

過的不僅一次。他又愛罵日本人，他開口便要說日本人怎樣怎樣地詭詐，怎樣怎樣地不可相交；他看我不好和他打話時，每每要用辯解的口氣來說道：“雖然我是日本人，但我總愛說同國人的壞話……Japanese is fox, fox!”（日本人是狐狸，狐狸！）

他的外貌顯然是有肺病的，他的兒女又多，我們暗地裏時常在替他擔心。但他自己好像懷着一種誇意。他時常愛引用的一句話說：“兒童是天國中的最大者。”我偶爾口不應心地也稱他是有“子寶”的人，他那對栗鼠一樣的眼光總要燃燒着歡喜。但他近來也好像漸漸覺悟了。

五月二十七日是日本的海軍紀念日，是日本人把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打沉沒了的一天。那一天他帶着他的大女千代到我們家裏來，送了我們一個熬咖啡的鋁壺。因為他是在一禮拜前纔得了一個第七的男孩，他是拿來回我們的賀禮的。我們恭賀了他，說他的氣色近來也很好。他不知道是感覺了甚麼，竟說出了這樣的話。他說：“噯，要好纔好，要好纔好，我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呢！我死了

這些孩子怎樣呢？”他說着指着他的千代。唉，他從前的歡娛已經變成一種淒涼的情味了。——這便是他和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但我們別來纔僅僅兩三個禮拜的時間，他那麼覺悟了的人，怎麼偏這樣匆促地死了呢？……

我捧着 S 的死信在房裏踱來踱去地走着，我自己很有幾分不相信的光景，但是郵片是明明在我手裏的。我想着他那病弱的面容，他終生的不遇，他那留下的無親無友無家無業的八口妻兒……我不禁淚潛潛地由衷哀悼他起來。唉，他是覺悟得太遲，謝世得太早了！

我一面哀悼他，但一面又感到自己的身世上來。我覺得 S 的一生就好像我自己的一面鏡子一樣！我自己雖比他年輕得二十年，但我也也有三個兒子了。我和我的女人都是和家庭絕了緣的，我們拙於交際，沒有一個可以寄托的友人，就有，也和我們一樣貧困。我們無職無業飄流在這異邦。萬一我也和 S 一樣，突然死去了呢？……

啊，“人生如夢”！這雖是極老極老的常談，但也是極新的威脅，人生在世，究竟誰能保證得這一場短夢，不就在第二刻的時間內告終？誰能保證得自己的妻兒不倒在路途餓死呢？

——啊，我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我死了，這些孩子怎麼樣？

S的這句驚人的警語不禁使我肅慄起來，我的眼淚界流在面上了。……

兩個大的孩子先從外面跑回來了。

——媽媽呢？

——媽媽在買小菜？次兒爭先着說出。

不一會女人揣着三兒，一手提着些小菜和入沐的用具籃走了回來。她把三兒放下，坐在後門的廊沿上對我說道：

——水真好呀，你快去洗罷。

——我不洗，S君死了呢！

——咳！？女人驚呼着站立起來。真的嗎？

我把手中的郵片給她。

她看了，默了好一會，纔又說道：真是像假的一樣呢。海軍紀週日的一天，他不是還到我們家裏來過嗎？算上還不上三個禮拜！

她說着便走上房裏來，一面整理着頭髮，一面又說：

——我是要去纜行。他的夫人和兒女們不知道怎樣了。……可憐還沒有滿月！……晚飯不能做了，孩子們都要留在家裏的。

——你放心去罷，晚飯我會做。

我的女人誑着了小孩子們，匆匆地便跑向S家裏去了。

S現在的住家，離我們有兩里遠的光景，聽說是在田地裏的，鄰舍只有三五家人家，我的女人已經去過了兩回，但我還不曾去過。

我把晚飯燒好，讓孩子們吃了之後，又照拂着他們睡下去了。已經將近夜半，我的女人却還不見回來，夜裏的風很有些冷意，吹蕩着我寂靜的家庭，使我的深心倍感着十分的淒憫。我兀兀地獨坐在黃色的電燈光下，不知不覺之間，竟浮上了一首

詩來。

夜已深，羣兒都已睡定，
她到友人家裏去弔喪去了。
我獨坐在這淒絕的一室之中
啊，湧上了無端的寂寥。

寂寥，寂寥，深不可測的寂寥！
蒼黃的電燈好像在向我冷嘲。
待到了明朝的日出之時，朋友喲，
——你的生命會永遠和我同消。

我剛寫了這兩節，好像還想再寫些的時候，我的女人從外面回來了。

——你吃夜飯罷。

——不吃了，難得孩子們都睡熟了。我怕三兒會哭的。

——哭是沒有，但他們等了你好一陣，等你買點心回來呢。等不過，他們都好像皮球一樣，滾來滾去地終竟滾定了。

——你在寫甚麼

——寫了兩節詩。

——你把我看。

——……怎麼樣呢？

——不媿是你。

——不是說詩，是問你S家的事情呢。

——啊，真是淒慘，我到他家裏，打從廚房進去。我看見S夫人坐在廚房上邊三鋪蓆面的小房裏面，簡直就和草人一樣，纔生的乳娃兒睡在一邊，六個孩子也同坐在一間小房裏，誰也沒有做聲的。前面的六鋪蓆面的大房裏面便睡着死人。死人聽說是得了肺炎死的，因為看護月母，傷了風，竟轉成了肺炎。睡了僅僅三天。S夫人產後得了產褥病，病了兩禮拜，他丈夫得病的時候，她算好起來了，她還沒有滿月，又輪到她來看護病人，聽說已經有兩三夜沒有睡眠呢。

——.....

——咳，我真不知道她那六七個孩子怎麼處置！我怕她不會跟着她的丈夫死去，也會瘋了罷？

~~~~~  
入 力 以 上



我看她的樣子簡直是失了魂的一樣，她連哭的眼淚都沒有了。大的一對女兒，再大兩三歲也還可以設法，咳，真是不知道怎麼的好，連小學也還沒有畢業呢。

——S的屍首完全沒有經手的人嗎？

——我去不一晌，後來來了幾位公司裏的人，我也幫着他收拾了一陣，所以弄到了現在，明天上半天便要付火葬了。

沉抑的聲調在寥寂的夜氣中分外響得淒涼，後園中的菩提樹的蕭騷，博多灣的迴瀾的餘響，也好像在哀悼這人生的悲慘的光景。

——噯，世間上真有超過人力以上的事情呢！我這樣嘆了一聲。

我的女人也突然執着我的兩手，好像哀願一般地說道：

——你不要——你不要也和S一樣罷！

——啊，那樣！我是怎麼死得！我是怎麼死得！我死了，孩子們怎麼樣呢？

無心之間和S同樣的聲調從我口中吐露了出

來，我一意識起來，連自己的魂靈也覺得不寒而慄了。

\* \* \* \*

一個禮拜以後，S夫人和她的姐姐到我們家裏來辭行。她的姐姐是纔從東京來的，把S家的積欠還清了，要把她妹子的一家人，一同帶到東京去。最小的一位嬰兒聽說已經約定了，抱給一位醫學士了。

動身的一天，我的女人去送了行回來，她說醫學士的夫人帶同一位奶母也在車站上送行。車要開的時候，S夫人還抱着她的嬰兒哺了最後的一口奶子。她的眼睛流着了眼淚，送的人也都流着了眼淚。

空白页

書 賣

---

我平生苦受了文學的糾纏，我棄牠也不知道棄過多少次數了。我小的時候便喜歡讀楚辭莊子史記唐詩，但在民國二年出省的時候，我便全盤把牠們丟了。民國三年的正月我初到日本來的時候，只帶着一部文選，這是二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店裏買的了。走的時候本也想去掉牠，是我大哥勸我，終竟沒有把牠丟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的一兩年，牠在我的笥裏是沒有取出過的呢。

在日本住久了，文學的趣味不知不覺之間又

抬起頭來，我在高等學校快要畢業的時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學書籍了。

那是民國七年的初夏，我從岡山的第六高等學校畢了業，以後是要進醫科大學的了。我決心要專精於醫學的研究，文學的書籍又不能不和牠們斷緣了。

我起了決心，又先後把我貧弱的藏書送給了友人們。明天便是我永遠離開岡山的時候了，剩着庾子山全集和陶淵明全集兩書還在我的手裏。這兩部書我實在是不忍丟去，但我又不能不把牠們丟去。這兩部書和科學的精神尤為是不相投合的呢。那時候我因為手裏沒有多少錢，便想把這兩位詩人拿去拍賣。我想日本人是比較尊重漢籍的，這兩部書也比較珍奇，在書店裏或者可以多賣些價格。

那是晚上，天在落雨，我打起一把雨傘向岡山市上走去。走到了一家書店，我進去問了一聲。我說：我有幾本中國書……

話還沒有說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懷

着兩隻手粗暴地反問着我：你有幾本中國書？怎麼樣？

我說：想讓給你。

——哼，他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又把下顎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罷，我不是買舊書的人！說着把頭一掉便各自去做他的事情去了。

我碰了這樣一個大釘子，失悔得甚麼似的，心裏又是惱恨，這位書賈太不把人當錢了，我就偶爾把招牌認錯，也犯不着以這樣侮慢的態度待我！我抱着書仍舊回我的寓所去。路從岡山圖書館經過的時候，我突然對於牠生出無限的惜別意來。這兒是使我認識了 Spinoza, Tagore, Kabir, Goethe, Heine, Nietzsche 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時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這兒的了。我便想把我肘上挾着的兩部書寄付在這兒。我一起了決心，便把書抱進館去。那時因為下雨，館裏看書的沒有一個人。我向着一位館員交涉了，說我願寄付兩部書。館員說館長回去了，叫我明天再來。我覺得這是再好沒有的，便把書交給了館員，謊說明天再來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沒有遇着過這樣快心的事情。我把書寄付了之後，覺得心裏非常的恬靜，非常的輕靈，雨傘上滴落着的雨點聲都帶着音樂的諧調，赤足上蹴觸着的行潦也覺得爽膩。啊，那爽膩的感覺！我想就是耶穌的腳上受着 Magdalen 用香油塗抹時的感覺，也不過是這樣罷？——這樣的感覺，我到現在也還能記憶，但是已經隔了六年了。

自從把書寄付後的第二天我便離去了岡山，我在那天不消說是沒有往圖書館裏去過。六年以來，我坐火車雖然前前後後地經過了岡山五六次，但都沒有機會下車。在岡山的三年間的生活的回憶是時常在我腦中甦活着的；但我恐怕永沒有重到那兒的希望了罷？

啊，那兒有我和芳塢同過學的學校，那兒有我和曉芙同棲過的小屋，那兒有我時常去登臨的操山，那兒有我時常弄過舟的旭川，那兒有我每朝清晨上學，每晚放學回家，必然通過的清麗的後樂園，那兒有過一位最後送我上車的處女，這些都是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地方，但我現在最初想到的是



我那庾子山集和陶淵明集的兩部書呀！我那兩部書不知道果安然寄放在圖書館裏沒有？無名氏的寄付，未經館長的過目，不知道究竟遭了登錄沒有？看那樣的書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終竟少有罷？即使遭了登錄，我想來定被置諸高閣，或者是被蠹魚蛀食了。啊，但是喲，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淵明！我的舊友們喲！你們沒要怨我拋撇！你們也沒要怨知音的寥落罷！我雖然把你們拋撇了，但我到了現在也還在鏤心刻骨地思念你們。你們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圖書館中健存，也比落在貪婪的書賈手中經過一道銅臭的烙印的，總還要幸福些罷？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淵明！舊友們喲！現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時候，我寄居在這兒的山中，也和你們冷藏在圖書館裏一樣的呢。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們別離的那個幸福的晚上，我覺得我也算不曾虛度此生了，我現在也還要希望甚麼呢？也還要希望甚麼呢？

啊，我現在的身體比從前更加不好了，新添了

三個兒子已漸漸長大了起來；生活的嚴威緊逼着我，我不知道能夠看着他們長到幾時，但我要把他們養大送到社會上去做個好人，也是我生了他們的一番責任呢。我在今世假使沒有重到岡山來看望你們的時候，我死後的遺言，定要叫我的兒子們，便道來看望。你們的生命是比我長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時，我的神魂是藉着你們永在

空白页

# 曼陀羅華

.....  
.....

——幾時回來的呀，哈君？這般快！

——纔到。

——你的夫人和孩子呢？

——同路回來了，孩子病得很厲害。

——病了？是甚麼病呢？幾時得起的？

——我也不曉得是甚麼病？到 A 市的第二天便得起了。下痢，發燒，吃牛奶下去只是吐。

——怎麼又在吃牛奶呢。

——咳！哈君到此長嘆了一聲，他的一雙充斥着血的眼睛深深含着怒火，菲薄的上脣微微在悲憤之中痙攣。他又接着說道：我那女人，咳！我真不知道她是甚麼心理！她這回叫我們到A市去，她本是想把諾兒寄養在她的娘家。她不願意養小孩子，在火車上便把奶斷了，在火車上我們只買牛奶喂他。到了A市是吃的罐頭牛奶。在火車上住了三天三夜都沒有甚麼，到A市便病了，那邊很冷，怕是傷了風。

——不像是傷風，怕是 Dyspepsie（消化不良症）呢。這是個險症，你們是把孩子害了！你怎麼還把他帶回了呢？燒退了嗎？

——沒有。我沒有經驗，到A市也尋不出好醫生來。孩子病了兩天，我覺得有些危險，便逼着她一同帶到東京去就醫。我們到了東京，在一家兒科病院裏看了一回，醫生說是食餌中毒。我們又沒有把別的東西給諾兒吃，怎麼會中毒呢？我逼着問我的女人……

——食餌中毒是不錯的，小兒吃牛奶不消化便會中毒。

——這個我又不曉得。我逼着問我的女人，我怕她錯把甚麼給他吃了。她聽了我的話，在醫生面前便暴跳起來，她說是我誣她毒了諾兒，她要去行鐵道自殺來昭她的心跡。說着便朝外面跑去，我沒法又抱着孩子去追她，趕到火車站上又纔勸着她回到福岡來，我們是剛纔到的。

——孩子你抱到大學病院去了沒有呢？

——還沒有。今天好像好得一點，燒雖沒有退，但是哭的回數少些了，哭的聲音也低些了，很能夠安睡的樣子。倒是我的女人，她還在和我鬧氣。在火車上她孩子也不抱，奶也不喂，是我不眠不休地拖了三天三夜。她回到家裏便睡着，話也不說，甚麼也不做，我真沒法。我此刻來，實在對不住你們，我是想請你的夫人去勸她一下。

“哈哈，你又來了。”我心裏這樣想着，但沒有說出口來。

哈君和我本是福岡醫大的同學，但他纔滿二

年，他是連診療的第一頁還沒有學過的。他今年暑假回國去了一次，在這九月初間纔帶了不少的金錢和首飾轉來，他的夫人又逼着他到她的故鄉A市去旅行。A市在日本本島的極北，已經挨近寒帶了。

他的夫人是一位虛榮心極重的女子，姿首並不美，但總愛塗抹胭脂，一個臉塗得就和舊戲中的姦臣一樣，兩頰是打得緋紅的。她時常是二十歲，前年來的時候她對我女人說是二十，去年也還是二十，今年也還是一樣。時間在她面前是靜止着的。但據哈君自己的話，說她大她五歲，哈君今年是二十五了。

她在東京的一座私立的女醫學校裏學過一年的醫，她和哈君生關係便是在這女醫的學期中，因為哈君有一位妹子和她是同學。他們結婚後已經五年了，在四年前生了一位女兒，她便把學廢了。女兒是養在國內哈君的家裏。在今年四月又生了一個男孩。

他們此次往A市去旅行，我們最初以為她只是想回家去炫耀鄉人，沒想出她是不情願養她的



孩子。

哈君和他的夫人是時常鬧着內訌的，鬧得不能開交的時候，他總愛來找我們去排解。我們在暑假前也還和他合演過一場滑稽的喜劇——

事情是怎樣起源的，我們到現在也還不知道。但是哈君出了他的家庭已經有一禮拜了。哈君的意思是懲戒他的夫人，要她低首下心去請他回去，而他的夫人却全無影響。哈君便漸漸着起急來了，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裏來，商量對付她的方法。決議是哈君暫往門司去做着要回國的樣子——門司離福岡只有兩個鐘頭的火車，往返是很容易的——到了門司後寫一封信給他的夫人。同時也寫一封信給我。他夫人接着信自然會着急，我更拿着信去責備她，脅駭她，定然可以把她弄到門司去接他回來。計畫定了，哈君當晚便到門司去了。到第二天的午後哈君的信纔來，信是寫得非常悲切的。信裏說他是失明的 Milton（英國詩人，因為和夫人不睦，後半生生活全然不幸，晚年失明），說他是可憐的無志氣的男兒，他現在無家可歸，有

妻不能和諧，有兒不能撫抱，他是陷在了絕望的深淵，他要乘着海船跳在黃海裏面去淹死。他在往死國去旅行之前也不會來和我告別，他很抱歉，但他是無面見人，他現在曳着最後的悲鳴，望我爲他洒一掬同情的眼淚……。信是寫得這樣傷心，連我也愴然起來，幾乎忘記了是一樁計策了。傍晚我拿着信到哈君家裏去，要去慌駭他的夫人。我走到他的家裏了，出來應門的不是哈君夫人，却是哈君自己！我好像囫圇吞了一個鵝蛋。哈君的脚比郵差還快，他已經先回到了福岡。後來我責備他，他說，把信寄出後，覺得太寫認真了，怕他的夫人不推不去接他，反轉會自尋短見，所以他忍不着便先跑回來了——這樣地便演了一場喜劇，的劇這作者便是“良心”。

這回他又來了。

——請嫂嫂先去勸她，把她勸好了我再回去。他這樣向着我的女人又諄說了一回。

我的女人說：你的夫人不消我去勸，孩子到要去看一下纔行，不知道究竟是病到甚麼樣子了。

我的女人去了，哈君又很悲憤地訴說起來：

——咳，女人的心理狀態我真不懂……我還要研究一下。……在沒有生小孩子的時候還好，生了小孩子便變了，但她又不愛自己的小孩子。……啊，疲倦了，幾天沒有睡好覺，你讓我在這兒睡一下罷。

我替他把舖陳面起了，他橫陳着不多一刻便曳起鼾聲來了。

\* \* \* \*

隔了一點半鐘光景，天已黑了，我的女人走了回來。

我的女人憤憤地對着哈君說道：真是沒道理！我到了你家裏，門是掩閉着的，叫了半點鐘也總叫不開，只得走了回來。哈君聽了非常着急，他叫道：

——呵，她怕自殺了！自殺了！她是學過醫的，她有一瓶青酸，她和我口角的時候，常常說要吃青酸毒死。她怕吃青酸毒死了！毒死了！啊，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他倉惶地走起來。臨別的時候我安慰他，說他

的夫人比他所想像着的還要強，她是決不會自殺的，孩子的事情，晚上太遲了，送到病院去也來不及。明朝八點鐘在家裏等她，等他把孩子抱來，我們一同再往病院……

清晨六點鐘的時候，有人在外面叩門，我去把門開開，看着哈君含着兩眶眼淚立在門前，他開口第一聲對我說的是：

——諾兒死了！

——嚇——！是幾時？是幾時？

——我也不十分曉得，昨晚上孩子不大哭了，我們都倦了，睡熟了，今早醒來他已經冷了。

我急忙穿好制服，拿着聽診器，跟着哈君跑到他的家裏。

孩子睡在前房裏，臉色是慘白的，嘴唇是淡紫的，嘴角上浮着些泡沫，鼻孔裏流出些血漿，微閉着的眼睛已經蒙上了一層白霧。我用手指在鼻孔處去捫觸了一下，一股冰人的寒氣傳到我的全身，生命已經不在這孩子身上了，脈膊沒有了，心臟停

止了，只有腹部還有些暖意。

哈夫人蓬着頭從後房走出來，粉漬在她的臉上形成一面地圖。

我們在孩子的身邊商量孩子的後事。

我勸哈君仍然抱到大學病院去，受一番診斷之後好作報銷，不然在埋葬的手續上恐怕會生障礙，警察方面會疑這孩子的暴殄是不自然的死。

哈君聽從了我的話，他抱着死兒和我同坐電車往大學病院去。

今天是禮拜，大學病院只剩着一位當值的年青學士。死兒睡在診察室裏的臺上。學士先問病歷，問明了再去檢查病人，學士大吃一驚了：這是怎麼的！已經起了 *Leichenstarre*（殭直）了。

哈君說：肚子還是暖的呢。

——唉，那是自然的，人死了，全身的血液是集匯在 *Spranchnicusgebiet*（腹部血管系）的。你是幾年級了？

——兩年級。

學士的驚異好像稍微緩和了一點，他照列叫

看護婦來在死屍的右肘上打了一針，是強心劑的樟腦油注射。

——怎麼處理呢？學士質問着。

——……………

——總之，我這回遇着這樣的例還是第一次，我還沒有經驗，我還要問他們一下纔行。

學士說着去叫了一位助教授來，助教授也把死屍檢查了一遍，搖着頭說道：這的確是死了！他回頭望着我和哈君問是那個的孩子，哈君承應了。他又問哈君是幾年級，哈君說是二年。

——二年級的學生到難怪得。他好像自言自語的一樣說着，又問哈君：你這孩子怎麼處理呢？

——……………哈君只是擦着兩手。

——你是自家拿出去埋葬的時候，學校可以給一張證明書給你，可以去報告市廳。假如是送給學校解剖的時候，那手續很簡單，只消在事務所去具一張解剖願書，解剖後是歸學校火葬。你是怎麼樣呢？

——……………哈君仍然沒有回話。

——我看解剖的好罷。你還是學生，學校裏每天有課，自家埋葬的事情很麻煩呢。

——……我要回去先問問孩子的母親。哈君結局說出了這麼一句。

——那也好，總之你早點來回話罷。……屍首暫時放在這兒的冷藏室裏，不要緊。

哈君得了他夫人的許可，諾兒的死屍具了解剖願書了。昨天是禮拜日，病理教室的人照例是要休息的，只得延到今天。

八點鐘的時候，死屍從小兒科運到病理教室。執刀的人是我相熟的一位 R 君，小兒科的青年醫學士也在當場見證。

哈夫人今天裝飾得十分華麗，同哈君一路到學校裏來，她要看她兒子的解剖。我先去向 R 君替她交涉，R 君不肯承應。他說：學校的規則不許親人臨場，這不是有甚麼祕密，是體貼親人的心，不好使人看見自己的骨肉受着刀割。我把 R 君的話向哈夫人說了，哈夫人很是不平，她說：我在女子醫學

看了解剖不少，他還怕我哭嗎？但是有學校的規則嚴禁，哈夫人也無可如何。哈君因為是本校的學生，得以臨場見習。

小小的屍首睡在解剖室中的大理石的解剖臺上。死後已經兩天，臉上帶着慘戚的土色，蒙着白霧的眼兒仍然微微開着，鼻孔裏塞着兩團綿花。身體各部已經現着紫色的屍斑，脚手的慘白如像羊脂玉一樣了。

R 立在屍的右邊，在胸腹上開刀了，把臟腑挨次取出，檢查大小形狀色澤切面等，一一用德語口說。一位助手在西窗下謄寫。屍的左邊還有一位校役秤量各種臟器的分兩。

解剖的結果沒有甚麼特殊的發現，只是小腸的粘膜層有些地方變非薄了。解剖的診斷是“腸加達兒”。

年青的醫學士爭辯道：可不是 *Dyspepsie* 嗎？

R說：“是 *Dyspepsie* 時，小腸的變化還要厲害，因為要起 *Deskramation*。”



——不起 Deskramation 的輕症也有。

R 還辯護了一陣，但我覺得他的診斷是有幾分臆度性的。

哈君看見診斷的病名，他也向 R 問道：腸加達兒也可以死人嗎？

——怎麼不可以死！小兒在暑天最多是以這種病症死的，小兒不比大人。

辯論和質疑都終結了，R 和年青學士也都退去了，剩着的殘骸該我們送往校後的火葬場去火葬。

哈君守着他死兒的殘骸，他的眼淚在眼眶中亂滾。他說：這總是我們大人的罪過，並沒有甚麼重症，便好好把個孩子送葬了！

——這也是一種經驗呢，我們都是年青人，將來還有生育的機會，我們可以不再蹈覆轍了。——我這麼勸慰哈君，看着校役把殘屍裝在一個小小的木匣裏了。我又纔對哈君說：我去招呼你的夫人，你先到火葬場去等着。

哈君夫人是留在病理教室外的迴廊下的，我去招呼着她，我們的路走向校後的松林裏去了。

深深的古松下長着蓬蓬的秋草。野葡萄和不知名的蘿蔓繚繞着蘆葦與松枝，努力着在掙持自己小小的生命。紅的胭脂花齊吹着小小的軍號。蔚藍的竹葉青開着螢形的小花，在無力的秋陽中燃燒着金黃的螢火。紅蚋在乳白色的空氣中飛舞。促織在合歡的草茵上唱着愛歌。校後的木柵外幾隻白鷗在海天之中畫着峻險的無窮曲線。一切的物象都是生動着的，一切都還在合奏着生命的頌歌，但是，我們的路，這在秋草叢中彎曲着的小路，是把我們引向火葬場裏的！

我默默地徐行，哈夫人在後面跟着。一陣陣的粉香，椿油香，香水香在空氣中浮泛，“殺死嬰兒的張本人，我也不知道你現在是甚麼心理？”我心裏正在這樣想着，她搶上兩步突然向我談起話來。

——這回真是勞瘁了你了，使你奔走了兩天，今天還要缺一天的課。

——並沒有甚麼勞瘁，今天的課也不甚要緊，上半天只是在病療裏的實習。

——這回諾兒死得正好，（她剛說出這半句的

時候，我早吃了一驚)我們咋晚上打了一張電報回中國去，說諾兒病了，進了病院，叫家裏快電匯五百元的醫藥費來，停過兩禮拜我們要再打一張電報回去諾說兒死了要埋葬費，這回總可以從家裏弄一千塊錢來了。到那時候我們再來報酬你。

—— .....

我聽着她這幾句話，我心中生了沒大的動搖。兒子被自己誤死了，還要借來詐騙；這是金錢的魔力太大了，還是人的天性根本上是不善良的呢？並且她這樣把他們夫妻間的密計來告訴我；她是過於親信了我，還是把我當成了她的同類呢。我有生以來不曾遇着過這樣的狠人，我覺得她是要把賄賂來買我。“啊，我再墮落也墮落不到這步田地罷！”我憤憤地這樣想着，沒有向她作聲。

紅磚砌成的火葬場的大烟筒從樹林中現出了。小路的兩旁突然現出了幾叢曼陀羅華來，淡紫色的漏斗花狀如像牽牛花，有刺的毬實如像檳麻子，卵形葉上有鋸齒的突出。這是一種毒草呢。人的生命真是很危弱的，遇着這樣的無情的花草也

可 渙滅。……

火葬場已經到我們眼前了。哈君在門前等着門次罩着兩株白楊。入門有小小一個庭院，白楊的葉影在淡黃的太陽光上浮動。開殘了的薔薇還留着些粉白的殘花。一株矮矮的柘榴樹結着兩顆拳大的果實在微風中振動。秋菊還未綻蕊。夾竹桃只留翠葉了。踐着石徑便走到火葬場的大門，門內校役二人守着小小的屍匣，一位五十以上的駝背老媽在準備着焚燒香燭。灶頭是紅磚砌成，在一人高處有大中小三個鐵門，門是由外面門着。老媽把小門打開，裏面是一片黑暗。她指揮校役把屍匣放了進去，鐵門門上了。老媽又把香燭台放在門前，叫哈君夫婦行禮，我也禁不住把帽子脫了，對着灶門深深鞠了一躬。

禮行畢了，老媽又引着我們走到灶後，灶後也有大中小三個灶孔。老媽在小孔裏放了些引火的枯柴，把火柴擦燃，點上了。火光熊熊地燃燒起來。老媽叫哈君夫婦各丟一根柴頭進灶孔裏，她說：這是最後的恩情，幫助孩兒早登彼岸。我也拾起一

根柴來說道讓；我也來加上一根罷。

火柴投了，葬事便全盤終結了。我們從火葬場裏退了出來。淡黃的陽光依然在庭院中洗滌着，白楊在微風中飄搖。我回頭望着那慘紅的煙囪上正冒着一股曼陀羅華色的輕烟。

瓜 紅



“——十月十九日

昨夜動身回熊川的時候已經是五點半鐘了。

山路上走着的都是回山的人，下山的就只有我一個了。他們的態度是很悠閑的，但是步武又是很急促的。他們的家室在等待着他們，他們也在渴慕着去受家庭的安慰。

但我也好像是回家的一樣。我雖然是飄泊在這異鄉，但我妻兒所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庭了。

我走到半路的時候天色已經黃昏。

山路旁的崖壑好像怪物的巨口一樣吐出無盡藏的黑氣來，漸漸地漸漸地把眼前的一切都吞食了。

路上的行人漸漸絕跡，隨着我走的只有山溪的流水和天上的羣星。

天上的羣星漸次都出齊了。右岸山頭的那顆鮮紅的火星，時而被山影遮去，時而又顯現出來。

王良星低低現在前面的山巔，北斗星只現了一隻斗柄。

隔岸的人家的燈火那是多麼愉快的喲！那在照着平和的家庭準備着結合平和的清夢。

一團黑影向我面前移動來了。那是甚麼？——一位乘着腳踏車的男子從我身邊經過：

——危險呢！不按鈴子也不點燈！

——對不住，鈴子壞了，燈裏油乾了。……

一道猛烈的明光突然又從前面的崖前放射出來，路旁的細草都照得很分明了。接着是幾聲咆哮——一乘汽車從我面前經過了。

——那該不會是她來了罷？



汽車裏坐着三個女人，一個抱着一個幼子，我疑是我的曉芙，但我一轉念，覺得她不會在這時候把兩個大的孩子丟在熊川趕上山來。

我走了有一點半鐘的光景走到熊川了，這兒我僅僅住過一禮拜的功夫，怎麼便這樣和我親熱呢！各家的黃黃的燈火都好像親人的眼光，我也好像久別了故鄉的人終竟回來了的一樣。

我向着村盡頭我妻兒們寄寓着的人家走去，我的脚步是多麼趕快喲！我顧不及村人的寒暄，我跑起來了。

在我上樓的時候我聽見了兒子們的笑聲，我的心十分安適了，我知道他們在這幾天之內沒有甚麼意外的變故。

我把紙門打開，看見曉芙在掃除房間，她要準備着鋪設寢床了。三個兒子圍坐在電燈下面一張食台周圍，他們是在看畫報。

——你怎麼突然想着又回來了呢？曉芙先看見我，向我這樣問了一聲。她回頭向着佛兒說道：你看，爹爹回來了呢！爹爹回來了呢！從甚麼地方

回來的呢？

兒子們的頭髮都很深了，幾天不見顏面都覺得青蒼。

兒子們聽着母親的話聲纔注意到我來，佛兒博兒都立地起來扭着我了。

和兒說：媽媽談白話，說到古湯去了。

——不是白話呢，我真個到古湯去了來，此刻纔從那兒轉來的。

我一面說着便把包袱解開，把動身時買的一些糖食分給兒們，把我在古湯寫成的幾篇小說遞給了曉芙。

——哦，寫得不少了呢！

——有三四萬字的光景。

——你去了共總幾天了呢？

——連今天在內一共五天。

——究竟還是分開住的好了。

——那些都是在頭兩天做的，昨天和今天的兩天都是費在修改上去了。

——你怎麼又想着回來了呢？

——已經做了一個段落了，很想跑回來看看你們。孩子們都沒有甚麼嗎？不寂寞罷？

——那會寂寞來？他們一天都在外邊耍着。

——啊，那末，我還怕他們離了我會寂寞，其實我在前天晚上便想回來了，前天晚上突然下起大雨來，昨天又下了一天，待我一改正起原稿來一直便拖到了今天晚上。我嘗到了雕刻家的苦心了，從粗製的雛形要雕刻成完美的藝術品，比起稿時真還要費力。

——那是該當的呢，這怕就是藝術家的良心罷。

——不過在經濟上說來便大吃虧了。多費了兩天苦心把字數還要削少。這算是兩天不能進錢，顛轉還要倒補了。

我們彼此都笑了起來。我一面又把買回來的柿子剝着，分給兒子們吃。

——好幾天不吃柿子了，那下面的老頭兒真是吝嗇。他園裏的那株柿子樹他生怕人偷了他的。有一次我們在外面買了幾顆柿子回來，我們正在

吃的時候，被他看見了，他竟攀上樹去數起顆數來，他說樓邊的少了幾個。真是笑人。我們以後便連柿子也不敢買了。

——這正是一首古詩說的‘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呢，真是不愉快的事情，連在瓜田李下的這樣原始的鄉間，私有觀念也是這樣地牢不可拔，人類這樣東西真是不可救藥呢！……幾天不看報了，有甚麼新聞沒有？

——好像甚麼也沒有……啊，有的，有的。Anatole France 就在你往古湯的那天死了呢。

——哦？結局死了嗎？

——英國的報上說他的死是世界的損失，法國的大總統也親自去弔他。

——唉，真個怕是世界的損失。France 的作品我雖然沒有十分親炙過，但我想一個文藝上的偉人的死，在世界全體的文化上，比死五百個大總統，也還要損失得多些呢。究竟他們西洋人的眼光是要進步一些，假使在我們東洋，尤其是在我們中國，死了一個文人倒比死了一條狗還要不值價了。

——哦，還有，還有。中國的戰爭停息了呢！

——停息了？是南邊的還是北邊的？

——是江浙一部分的，我們來月總可以回上海去了罷？

——回去也是沒有意思，和去年的一樣。

——去年是你太不顧家庭了，你假如肯認真做文章，我們決不會那樣地不安穩的。上海不好的時候我們到杭州去。

——杭州我覺得沒有這兒好了。那兒的“九溪十八澗”，“花塢”，算是比較好的地方，但都趕不上這兒。假使生活能夠安全。我就老死在這兒也很情願的一樣。

——你在古湯住的館子不是我們前日去過的嗎？

——不是的，在前回斜對面。因為浴客很少，我一人住着兩間房間，非常寬敞的。三面都是庭園，前面的園子裏面有一個很大的池子是從山下引上來的活水，池子裏面養着許多紅的鯉魚。真是再清靜，再舒暢的沒有。我每天清早五點半鐘起

來，洗了溫泉之後便回到房裏做文章，心思滯塞了時在庭園裏面散散步，看看游魚，或者又在迴廊上晒晒日光，腦裏的思路不知不覺地便如像從山裏迸出的清泉一樣漸漸通暢起來，忍不住又起身去寫。我的幾篇小說都是這樣寫成的？

——啊，那真好了。

——並且待遇也還不壞。我初去的一天約定一塊二角錢一天，下女滿不高興。吃食也不好。第二早晨我加成兩塊錢，便一切都改變了。

——在這樣的鄉下兩塊錢一天算是上客了。

——但他們打着的招牌特等是四塊呢。

——那樣的客在暑天或者會有來的。

——你們明天和我一路去，我們到那裏住去。

——不行，不行，孩子去了又會攪着你，你又要做不出東西了。我們隨後一星期會一次。這次你回家了，下一星期我們來罷。

兒子們都睡熟了。

我在枕上把我的新作朗讀給曉芙聽着。

她慵倦了。幾次欲睡我都警醒了她，她用力把眼睛睜開，在唇邊浮着微笑。

但我的一篇短篇的朗讀還未終結時，她終竟睡去了。

慰安的空氣布滿了一樓，我的作品還有甚麼用處呢？

醒來的時候樓外還是黑暗的。

聽着樓下的時鐘聲：一下，兩下，三下……怕是四點鐘了罷？……啊，還在打，還在打……足足打了十二點鐘。啊，我纔眠了僅僅三個鐘頭的光景。

曉芙和孩子們都還睡得很安穩的。

我隨手把 Jules Renard 的“Le Vegneron Dans Sa Vigne”取來翻讀。

魯那的作品我真喜歡，我在這兒尋出一種很謙和，很恬淡的空氣。

他寫的“奧蘭普姑娘”就好像我的曉芙一樣。

我讀着魯那的書，聽到打了三點鐘過後，我又睡去了。

清早起來領孩子們到溪邊去洗臉。已經六點鐘過了，太陽還在山後，潭中的溪水是很深藍的。水邊上的魚秧子看見人來都逃散了，但看人也沒有壞心，又陸續地聚集起來。

洗了臉轉來，樓下的老頭兒在柿子樹上說話，樹下立着他的老婆。

——樓邊上的又像少了幾顆。

他是又在數顆粒了。我頓時覺得他是看見了我們昨晚上投在樓下的柿皮。我心裏陰晦了起來。

——老板，我們吃的柿子是我從古湯買回來的呢。

——嚇嚇，先生，我沒有說你們。

他的意思是把我們的冤罪移到他養女夫婦身上去了。

——人類這樣東西真是不可救藥！在這樣原始的鄉間，私有的觀念怎麼也這樣牢不可破呢？

吃早飯的菜是山芋羹，鹽煮青豆，白菜炒香菇。

幾天不在家裏吃飯，今晨多吃了兩碗。



飯後曉芙催我動身。和兒留我明天再去，我也想多住一天，託口把孩子們領出去剃頭，但是村上的理髮師今天都休息了。

動身走的時候已經是十點鐘。

曉芙和兒子們送我。

我們走了兩里路的光景，看見三個紅果吊在岩頭的山茶樹上。果實比繭壳稍大，色韻和鮮柿一般。曉芙說是“烏瓜”。

我把洋傘柄去鉤摘，但太高了，鉤搭不上。孩子們快鬱起來。

——搭不上呢，再朝前面走些一定還有。

又走了半里路光景。烏瓜終竟再尋不出。

曉芙說：好了，我們回去了，再送也沒有盡頭。

——我們一道往春湯去罷，明天再回去好了，

——不行，你今天去已經擔擱了一天，我回去還要縫些衣裳纔行。天氣漸漸冷起來了。

——好，那我轉送你們幾步。

——送來送去的只是擔擱時間。

——不是，我送你們轉到剛纔那有烏瓜的地

方去罷。我攀上去摘給他們，免得孩子們不遂心。

我們又回走了半里路。

三個紅色的烏瓜終竟被我摘下來了，我分給我三個兒子，他們都很高興。

——好了，你們請轉去了，我們就在這兒分手。

博兒看見我要分離，他却連烏瓜也不要了。他把烏瓜交給他母親說要跟我同去。

——博兒，你乖覺地回去罷，再隔幾天和媽媽一道來。

——不，我要一路去。不，我要一路去。

——你乖覺些呢，到那邊去沒有哥哥弟弟陪你要呢。

——你要聽話些呀，博兒。你爹爹因為你們攪着做不出文章來，要到古湯去做文章的呢。爹爹做不出文章來，你們便沒有飯吃。

曉芙這幾句話使我泫然起來，博兒也沉默了，但他那頹喪着的青蒼的臉兒喲！

博兒鎮着了，回頭佛兒又扭着我抱他，他也知道我是要走了。

——不行，不行，你把他措在我的背上！

——好，請了請了，你們到禮拜六來罷。

佛兒在他母親背上哭了起來。

大的兩個孩子連頭也不抬了。

轉過一隻山角，隔斷了他們。

惆悵呀，惆悵呀，他們母子惆悵着南歸，我却  
拖着我的影兒惆悵着北上……

——完——

# 路畔的蔷薇

1. 路畔的薔薇..... 1

2. 夕暮..... 3

3. 水墨畫..... 5

4. 山茶花..... 7

5. 墓..... 9

6. 白髮.....11

## 1. 路畔的薔薇

清晨往松林裏去散步，我在林蔭路畔發見了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薔薇的花色還是鮮豔的，一朵紫紅，一朵嫩紅，一朵是病黃的象牙色中帶着幾分血暈。

我把薔薇拾在手裏了。

青翠的葉上已經凝集着細密的露珠，這顯然是昨夜被人遺棄了的。

這是可憐的少女受了薄倖的男子的欺給？還  
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輕狂的婦人的玩弄呢？

昨晚上甜密的私語，今朝的冷綠的露珠……

我把薔薇拿到家裏來了，我想找個花瓶來供  
養她。

花瓶我沒有，我在一隻牆角上尋着了一個斷  
了頸子的盛酒的土瓶。

——薔薇啲 我雖然不能供養你以春酒 但我  
要供養你以清潔的流泉 清潔的素心 你在這破土  
瓶中雖然不免要淒淒寂寂地飄零，但比遺棄在路  
頭被人踐踏了的好罷？

## 9. 夕暮

我攜着三個孩子在屋後草場中嬉戲着的時候，夕陽正燒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經現在鮮紅的雲縫裏了。

草場中放着的幾條黃牛，不時地發出悠長的鳴聲，好像在叫牠們的主人快來牽牠們回去。

我們的兩匹母雞和幾隻雞雛，先先後後地從隣寺的墓地跑回來了。



立在廚房門內的孩子們的母親在門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來。

母鷄們咯咯咯地叫起來了 鷄雛們也唧唧地爭食起來了

——今年的成績真好呢，竟養大了十隻。  
歡愉的音波 在金色的暮氣中游泳。

### 3. 水墨畫

天空一片灰暗，沒有絲毫的日光。

海水的藍色濃得驚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羣魚  
喋噏的聲韻。

這是暴風雨欲來時的先兆。

海中的島嶼烏木的雕刻一樣靜凝着了。

我攜着中食的飯匣向沙岸上走來，在一隻泊  
繫着的漁舟裏面坐着。

一種淡白無味的淒淒的情趣——我把飯匣打開，又閉上了。

回首望見松原裏的一所孤寂的火葬場，紅磚砌成的高聳的煙囪口上冒出了一筆灰白色的飄忽的轉烟……

## 4. 山茶花

昨晚從山上回來，採了幾串茨實，幾簇秋渣，幾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牠們投插在一個鐵壺裏面，掛在壁間。

鮮紅的楂子和嫩黃的茨實襯着濃碧的山茶花——這是怎麼也不能描畫出的一種風味。

黑色的鐵壺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樣了。

今早剛從熟睡裏醒來時，小小的一室中漾着

一種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氣。

這是從甚麼地方吹來的呀？——

原來鐵壺中投插着的山茶，竟開了團團白色的鮮花！

啊，清秋活在我壺裏了！

## 5. 墓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裏徘徊，在一株老松樹下戲築了一座砂丘。

我說，這便是我自己的墳墓了。

我便揀了一塊白石來寫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把來做了墓碑。

我在墓的兩旁還移種了兩株稚松把牠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來，又一人走來憑弔。

但我已經走遍了這莽莽的松原，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啊，死了的我昨日的屍骸喲，哭墓的是你自己魂靈的，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 6. 白 髮

許久儲蓄在心裏的詩料，今晨在理髮店裏又浮上了心來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喲，你的名姓我不會知道，你恕我只能這樣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罷？你替我剪了頭，我刮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塗了香膏。

你最後替我分頭的時候，我在鏡中看見你替



我拔了一根白髮。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喲，飄泊者自從那回離開你後又飄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一九三四，十月二十日，東京。

# 殘春及其他

1. 牧羊哀話…………… 2

2. 殘 春……………20

3. 今津記游……………44

4. 月 蝕……………66

# 牧羊哀話

(一)

金剛山萬二千峰的山靈，早把我的魂魄，從海天萬里之外，接引到朝鮮來了。我到了朝鮮之後，住在這金剛山下，日本海上，一個小小的村落裏面。村名叫着仙蒼里。村上只有十來戶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舊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牆圍；更有花木桑松，時從牆頭露見。村南村北，沿海一帶，都是松林，只這村之近旁，有數畝農田，幾行桑柘。菜花麥莠，把那農田數畝，早鋪成金碧

迷離。那東南邊松樹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匯集萬二千峰的溪流，暮暮朝朝，帶着哀怨的聲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而去。

我初到村裏的時候，村裏人疑我是假冒的中國人，家家都不肯留我寄宿，幸虧這村南盡頭，有位姓尹的媽媽，年紀已在五十以上。一人孤居，長齋禮佛。他聽明了我的來意，憐我萬里遠來，無親無眷；纔把我留在他家中住下了。尹媽門首，貼付白色門聯，——朝鮮風俗尚白，門上春聯，也用白紙，儼然如同國內喪事人家一般。聯上寫的現成詩語。進得門去，小小一個中庭，薄有幾多花木。正面家屋，是一列三間；中間堂屋，兩邊住房，堂屋裏有層隔壁，隔成前後兩間，有戶相通。前堂上首，有座神桌，當中供尊玉磁觀音，左手有尊牌位。從戶口望去，屋後似有菜圃一方，直接金剛山麓。尹媽叫我在這右手房中住下了。房裏別無他物，只有一張短檠，兩面推窗，像是久無人居，早變就灰塵世界。

住在尹媽家裏，不知不覺的一個多星期的時

間瞬已過我而去。我每日裏，無論天晴落雨，從早起來，便去遊山探勝，抵暮始歸。一個多星期之中，除了村後的九仙峰外，這偌大個金剛，快要幾幾乎被我踏遍了。毘盧，彌勒，白馬，永郎，凡這萬二千峰的朝容晚態，雨趣晴姿，已深深印入我腦海之中；我只一閉眼，一凝眸，便一一如同活動電影一般，呈來網膜之上。只可惜我不是文人，又不曾畫畫；不能把他完完全全的寫了出來，畫了出來，送給我兄弟朋友們看看呢。

## ( 二 )

獨坐九仙峰頂，仙人井畔，西望那夕陽光裏的金剛，色相莊嚴，雲烟浮動，我的靈魂，早已陶然沈醉，脫壳優遊。忽然陣陣清風，從前山腳下，吹來一片歌聲。哀婉淒涼，分明是女兒聲息。側耳聽時，只聽道：

太陽迎我上山來，  
太陽送我下山去，

太陽下山有上時，

牧羊郎去無時歸。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歌聲中斷。隨聞羝羊悲鳴聲。鈴聲幽微，幾不可辨。

羊兒頸上底鈴兒，

一一郎親手繫，

繫鈴人去無時歸，

鈴條欲斷鈴兒危。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聲浪漸行漸遠，盪漾在清和晚氣之中，一聲聲澈入心脾，催人眼淚。

非我無剪刀，

不剪羊兒衣。

上有英郎金剪痕，



消時令我魂消去。

非我無青絲，

不把鈴兒繫。

我待鈴條一斷時，

要到英郎身邊去。

聽到此處，我已潛潛的吊下了淚來。我忙立起身來，站在山頂西北角上一顆松樹腳下。往下看時，只見那往高城的路，有羣綿羊，可十餘頭，帶着薄暮的斜暉，圍繞着一位女郎，徐徐而進。女郎頭上頂着一件湖色帔衫，下面露出的是絳灰裙子，芒鞋天足，隨步隨歌，歌聲漸遠，漸漸要不能辨悉了。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有我還在，

虎豹不敢來。

虎豹牠縱來；

我們拚了命，

憑牠銜去哉！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女郎的歌聲，早隨落日西沈。女郎的影兒，也被前山拖去了。我的靈魂，在清冷淚泉中受洗禮。我立在松樹腳下，不知過了幾多時辰，早已萬山入眼，羣星矚目，遠從那東海天邊，更飛上了半規明鏡。

### (三)

——客人，那是我們閔家佩蕙小姐呢！

我同尹媽二人，坐在堂簷邊上，談說日間所見。尹媽把那牧羊女郎的姓名告了我。

——既是位名門小姐，爲何在此親自牧羊呢？

我這一問，似乎打動了她無限的心事。她緊緊的望着空中皓月，半晌不會回答我。我從月光之下，偷看得她的眼兒，早成兩個淚湖。我失悔我不

該盤根究底，這樣的苦了她。我正屏息懸心，搔摩不着，尹媽漸漸拭了眼淚，從新轉向於我。

——傷心往事，本想絕口不提。客人既是下問懇勸，我不能辜負你的盛意。但這萬緒千頭，我不知道該從何處說起？

停了一會，她又纔往下說道：

——佩萸小姐本不是這裏的人，十年以前，家住京城大漢門外。小姐的父親閔崇華，本是李朝的子爵。只因當時朝裏，出了一派奸臣，勾引外人結了甚麼合邦條約。閔子爵一連奏了幾本，請朝廷除佞安邦，本本都不見批發。子爵見大勢已去，不可挽回，便棄了官職，攜帶一門上下，纔從京城裏遷徙而來。

子爵前配夫人金氏，十六年前早已過世。繼配夫人李氏別無生育。金氏夫人死時，佩萸小姐，年纔五歲，子爵憐愛異常，命我一人貼身侍奉小姐。我們尹氏門中，先祖代代，都是閔府家人。我的良人尹石虎，也是閔府中司事。我從前本有個小兒，……

說着說着，尹媽的聲音便咽哽了起來。

——我的兒子名叫尹子英，是閔子爵替他取的名字。子爵十分愛他，常叫他作“英兒英兒”。英兒比佩蕙小姐長得一歲，小姐常叫他作英哥，英兒也僭分着叫小姐是蕙妹。他們兩人兒你憐我愛的，倒真正是如同同胞骨肉一般。

李氏夫人也是名門小姐，從小時便到日本留學，畢業之後，又曾經遊歷過紐約，倫敦，巴黎，維也納。算來是在國內的時候少，在國外的時候多呢。歸國的時候，年纔二十二歲，恰好金氏夫人下世後，已經滿了三年，李府倩人說合。不久便做了子爵的繼室。子爵未棄官以前，李夫人在京城裏社交場中，要算是數一數二的新新巾幗。客人，你試想想，這樣個聰明伶俐，有學問，有才幹的新夫人，怎麼能自甘淡泊，久受這山村生活的辛苦呢？

閔子爵遷到這兒來後，便住在那高城靜安寺中；摒去一切浮華，不干世務。只因寺裏住不下多人，小姐已漸漸長大，便叫我們夫婦二人，來這仙蒼里安身；只把英兒留在寺中，買了二三十匹羊

兒，叫他看管。那時候我那英兒已經長到十二歲上了。白日裏每逢天晴，他便趕着羊兒在山前山後去放。有時佩蕙小姐也同他一路而去。他們兩人到不知迷了多少回數路途，惹得我們受了多少回數的虛驚呢！

我記得他們有一次到了半夜裏還不見回寺。子爵以爲是在我們家裏耍着了，叫了幾個寺僧來接。他們是並不在我們家裏的。我們大家驚惶起來，忙分頭去四處尋找，找到海金剛，遠見得一羣羊兒睡在海岸上。英兒靠着一個岩壁，佩蕙小姐靠着英兒的肩頭，他們倆早都睡熟了。那天晚上，也是有這樣的月兒。月光兒照着，海潮兒搖着，他們就好像睡在個大搖籃裏面的一樣。他們那時候的光景，我是再也不會忘記的呢！

每逢落雨不能放羊的時候，英兒便在寺中隨着住持僧衆們操拳學武，晚來便同小姐兩人在子爵面前讀書寫字。無風無浪的過了四年，我那英兒已經長到了十六歲，佩蕙小姐也長到了十五歲上了。子爵常說，不久要帶他們到你們大國去，使他

們長長見識。唉！誰知天不從人，我那英兒，他就在那年……

尹媽很傷心的哭了起來。我也覺得有種大不幸的先兆來逼迫我；我只一陣陣的不寒而慄，恰巧那天上的月兒，見被一朵鵲黑的烏雲遮了去，愈覺得令人淒楚不堪。我又不敢往下問，只得等尹媽哭住了，纔聽她含淚說道：

——他——他就在那年，被他的父——父親——殺了！

說着又哭了起來。我也禁不得心酸透鼻。我想尋句話來安慰她但連半句話也尋不出，我只得跑去倒了杯茶來請她呷。她接在手中呷了幾口，說道：

——以下的話還長，等我去把英兒的遺書取了來再往下說罷。

#### (四)

夜分已深，外邊天氣甚涼；尹媽叫我進房中坐去，我同她進了我的居室。同坐在地板上面——朝

鮮人席地而坐，席地而寢，還有着我們古代的遺風。尹媽取了封書信來，我接在燈下看是：

母親！兒今放羊回家，在這羊欄旁邊，拾得一封書信，明明是父親遺失的。因為是已經開了封，兒便把那內容取來一看——呀！母親！兒不看猶可，看了之後，早今兒魂飛魄散！

母親！兒今已決意救我子爵一蕙妹一父親。兒不忍我父親犯出這樣大不義的罪名。兒想父親定已來在寺中，兒却四處尋之不得。母親！兒想此事聲張出來，不僅父親一人的攸關。兒今夜裏要在寺中巡邏，能私下的把父親嚇退，最爲上策。

母親！儻若兒萬一是死了的時候，母親！你切莫悲哀！兒想生爲亡國之民，倒不如早死爲快。

母親！時間已迫，不能多寫。密書閱後。請火化之！抽屜中有日記二冊請交蕙妹惠存°

兒子英跪稟

另外還有一封是：

石虎鑒，  
十日不得見矣。君可於今夜來寺，我在房中內  
應，能一網打盡最好。詩箋一張，明明是首反  
詩，成功之后，快拿到長安寺中憲兵隊去自  
，有此一詩，便是贖身的符籙，急切勿誤！

閔李氏六月十一日

炎陽何杲杲，晒我山頭苗。土崩苗已死，炎陽  
心正驕。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濤。安得魯陽  
戈，揮汝下山椒。羿弓魯戈不可求，淚流成血  
洒山丘。長書漫漫何時夜，長恨漫漫何時休。

怨日行            大韓遺民閔崇華揮汗書

尹媽等我一一看完，帶着一種很沉抑的聲音  
向我說道：

——這其中的情節，客人！你可是明白了。——我  
那英兒，他更在那年六月十一的晚上（朝鮮人便是  
現在也大概是用陰歷）死的。那天午飯過後來了一  
位靜安寺的沙彌，面交石虎書信一封。石虎隨即出  
門去了，我只以為是子爵有事叫他，等到半夜過



後，他纔踉踉蹌蹌跑了回來。不多一刻，又聽得有人叫門。我出去打開看時，兩個寺僧向我叫道：

——尹媽媽！不好了！你的令郎被人殺了！

我聽了這最后一聲，便如晴天裏一個霹靂，石虎他也像聽見了；從房裏跳了出來，叫着“殺錯了！殺錯了！”飛也似的跑出了門去，我也一直跑到靜安寺去了。我先到英兒的住房裏去，看見棹上有一封信，上寫着“母親親啓——子英”六個字，我把來抄入懷中；忙朝人聲嘈雜處跑去。待我找到英兒的時候，只見他滿臉都是血；他的心窩兒早已冰冷。我立即昏倒了去，不省人事。

我醒來的時候，已是晴天白日。我疑我做了個惡夢。待我定睛一看，我纔睡在佩蕙小姐的房裏。小姐坐在我的旁邊，已哭得兩眼通紅。我纔傷心痛哭起來。我待要起身，我的四肢手足就同癱了的一般，再也不能動顫。小姐見我甦醒了轉來，忙俯身來安慰我。我越法傷心，小姐也哭倒在我的身旁。

不多一刻，子爵夫婦走進房來。子爵說道：

——英兒不能不就殞了。石虎總不見個影兒。

我聽了，纔知道他並不曾來寺。我忽然纔記起英兒的遺書來；請小姐從我懷中取出，遞上子爵。子爵拆開看時，另外還有一封落出——便是那李氏夫人的密書了，李氏夫人隨即走了出去。等子爵把英兒的遺書讀完了之後，佩蕙小姐也走了出去。我想來他定是去取日記的了，後來到果也猜着。李氏夫人的密書，我不會火化得，顛轉請子爵看了。子爵氣上加氣，是不消說的。子爵悶了好半天，叫了幾聲英兒哭道：“我只望你早早成人，好替國家出力，誰知你纔替我父女而死。唉！我還有甚麼心腸，再……？”

子爵說猶未了，佩蕙小姐從外跑了進來；報說李氏夫人在英兒房中自殺了！

### (五)

燈心將盡，慘淡不明。尹媽抽簪挑燈，息了一會，再往下說道：

——李氏夫人同英兒的坟墓，都在靜安寺中。

我在寺裏足足睡了七日，到纔也慢慢的好了起來。我那石虎他自從那晚去後，便永無消息，不知他到底是瘋了，還是死了。我好了起來，本想留在寺中服侍子爵和小姐，是子爵萬分不肯。子爵已經落髮爲僧。倒虧得佩萸小姐立意留在寺中，一面侍奉晨昏，一面又把英兒生前所看管的羊羣，一手領承看管。客人！這便是我那佩萸小姐親自牧羊的緣故了。你說可憐不可憐呢？小姐常對我說，自從英兒死後，大小羊兒，總是不肯十分進食。幾年之內，早已死了一多半了。羊兒每死一匹，小姐總要傷心一場，還要在英兒的墓旁，替牠作座羊塚。我想我那英兒，他在九泉之下，定會不十分寂寞呢。

## （六）

聽了尹媽一夕話，翻來覆去的，再也不能睡熟。好容易纔一合眼，恍惚我的身子已在靜安寺中。寺中果有尹子英的坟墓。前有墓道碑，上題，慈悲院童男尹子英之墓，十字。恍惚墓的周圍果有

無數的羊塚。又恍惚我日間所見的那佩蕙小姐正跪在墓前哀禱。

塚臺全景，突然變成一座舞蹈場！場之中央，恍惚有對妙齡男女裸身歌舞。兩人的周圍恍惚有許多羊兒也人立而舞。又恍惚還有許多獅兒，豹兒，虎兒，……也在裏面。——

恍惚之間，突然來了位矮小兒兇漢，向着我的腦壳，颯的一刀便斫了下來！我‘啊’的一聲驚醒轉來，出了一身冷汗；摩摩看時，算好到不是血液。燈亮已息了，只可恨天尚未明。我盼不得早到天明，好拜辭了尹媽而去——似這樣斷腸地方，傷心國土，誰還有鐵石心腸，再能殼多住片時半刻呢？

這篇小說是民國七年二三月間做的，在那年的‘新中國’雜誌第七期上發表過。概念的描寫，科白式的對話，隨處皆是；如今隔了五年來看當然是不能滿足。所幸其中的情趣尚有令人難於割捨的地方，我把字句標點的錯落處加了一番改正之外，全盤面目一律仍舊，把她收在這裏——怪可憐的女孩兒喲，你久淪落風塵了！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誌此

空白页

春 殘

---

(一)

壁上的時鐘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灣水映在太陽光下，就好像一面極大的分光圖，畫分出無限層彩色。幾隻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對着這種風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載酒的遺事，恨不得攜酒兩瓶，坐在那明帆之下盡量傾飲了。

正在我凝視海景的時候，樓下有人扣門，不多一刻，曉芙走上樓來，說是有位從大阪來的朋友要

**面會我。**我想我倒有兩位同學在那兒的高等工業學校肄業。一位姓黎的已經回了國，還有一位姓賀的我們素常沒通過往來。怕是他來訪我來了。不然，便會是日本人。

我隨同曉芙下樓，遠遠瞥見來人的面孔，他纔不是賀君，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膚，平滑無表情的相貌，好像是我們祖先傳來的一種烙印一樣，早使我知道他是我們黃帝子孫了。並且他的顏面細長，他的隆準占據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他洋服的高領上又還露出一半自由無領的螭鱗，所以他給我的第一印像，就好像一隻白色的山羊。待我走到門前，他遞一張名片給我。我拿到手裏一看，恰巧纔是‘白羊’兩字，倒使我幾乎失聲而笑了。

白羊君和我相見後，他立在門次便向我說道：  
——你我雖是不曾見過面，但是我是久已認得你的人。我的同學黎君，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他常常談及你。

幾年來不曾聽見過四川人談話了，聽着白羊君的聲音，不免隱隱起了一種戀鄉的情趣，他又接



着說道：

——我是今年纔畢業的，我和一位同學賀君他也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同路歸國。

——賀君也畢了業嗎？

——他還沒有畢業，他因為死了父親，要回去奔喪。他素來就有些神經病，最近聽得他父親死耗，他更好像瘋狂了的一般，見到人就磕頭，就痛哭流涕，我們真是把他沒法。此次我和他同路回國，他坐三等，我坐二等，我時常走去看顧他。我們到了門司，我因為要賣些東西，我便一個人上岸去了，留他一人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時候，我纔曉得他跳了水。

——哦！跳了水！我吃驚地反問了一聲。

白羊君接着說道：倒幸好有幾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撈鈎把他鈎出了水來。我回船的時候，正看見他們在岸上行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倒漸漸地甦醒轉來了。水手們向我說，他跳水的時候，脫了頭上的帽子，高舉在空中畫圓，口中叫了三聲萬歲，便撲通一聲跳下海裏去了。白羊君說到他跳

水的光景還用同樣的手法身勢來形容，就好像逼真地親眼見過來的一樣。

——但是船醫來檢驗時，說是他熱度甚高，神經非常興奮，不能再遠洋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纔決計把他抬進就近的一家小病院裏去，我的行李通通放在船上，我也沒有工夫去取，便同他一齊進了病院了。入院已經三天，他總是高熱不退，每天總在攝氏四十度上下，說是尿裏又有蛋白質，怕是肺炎，胃臟炎，羣炎併發了，所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在門司又不熟，很想找幾位朋友來幫忙。明治專門學校的季君我認得他，我不久要寫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說起來，說是‘能得見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纔特地跑來找你。

白羊君好容易纔把來意說明了，我纔請他同我上樓去坐。因為往開司的火車要六點多鐘纔有，我們更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飯再同去，曉芸便往灶下去弄飯去了。

好像下了一陣驟雨，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樣，

白羊君一上樓把他剛纔的焦灼，忘在腦後去了。他走到窗邊去看望海景，極口讚美我的樓房。他又踱去踱來，我看房中的壁畫，看我壁次的圖書。

他問我：聽說你還有兩位兒子，怎麼的不見呢？

我答道：隣家的媽媽把他們引到海上去玩耍去了。

我問他：何以竟能找得我的住所？

他答道：是你的一位同學告訴我的。我從博多驛下車的時候，聽說這兒在開工業博覽會，我是學工的人，我便先去看博覽會來，在第二會場門首無意之間纔遇着你一位同學，我和他同過船，所以認得。是他告訴了我，我照着他畫的路圖找了來。你這房子不是南北向嗎？你那門前正有一眼水井，一座神社，並且我看見你樓上的棹椅，我就曉得是我們中國人的住所了。（日本人一般不用棹椅。）不是你同學告訴我的時候，我還會到你學校去問呢。

我同他打了一陣閑話，我告了失陪，也往樓下

去幫曉芙弄飯去了。

(二)

六點半鐘的火車已到，曉芙攜着一個兒子，抱着一個兒子，在車站上送行。車開時，大的一個兒子，要想跟我同去，便號哭起來，兩隻腳兒在月台上蹴着如像踏水車一般。我便跳下車去，抱着他接吻了一回，又跳上車去。車已經開遠了，母子三人的身影還佇立在月臺上不動。我向着他們不知道揮了多少回數的手，等到火車轉了一個大灣，他們的影子纔看不見了。火車已飛到海岸上來，太陽已西下，一天都是鮮紅的霞血，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淚。我回頭過來，看見白羊君脫帽在手，還在向車站方面揮舉，我禁不着想起賀君跳海的光景來。

——可憐的是賀君了！我不知道他爲甚麼要跳海，跳海的時候，爲甚麼又要脫帽三呼萬歲。那好像在這現實之外有甚麼眼不能見的‘存在’在誘引他，他好像 Odysseus 聽着 Sirens 的歌聲一樣。

——我和我的女人，今宵的分離，要算是破題兒第一夜了。我的兒子們今晚睡的時候，看見我沒有回家，明朝醒來的時候，又看見我不住屋裏；怕會疑我是被甚麼怪物捉了去呢。

——萬一他是死了的時候，那他真是可憐！遠遠到得海外來，最終只是求得一死！……

——但是死又有甚麼要緊呢？死在國內，死在國外，死在愛人的懷中，死在荒天曠野裏，同是閉着眼睛，走到一個未知的世界裏去，那又有甚麼可憐不可憐呢？我將來是想死的時候，我想跳進火山口裏去，怕是最痛快的一個死法。

——他那悲壯的態度，他那凱旋將軍的態度！不知道他願不願意火葬？我覺得火葬法是最單純，最簡便，最乾淨的了。

——兒子們怕已經回家了，他們回去，看見一樓空洞，他們會是何等地寂寞呢？……

默默地坐在火車中，種種想念雜然而來。白羊君坐在我面前脛攣着嘴唇微笑，他看見我在看他，便向我打起話來。

他說：賀君真是有趣的人，他說過他自己是‘龍王’呢？

——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去年暑假的時候了，我們都是住在海岸上的，賀君有一天早晨在海邊上捉了一個小魚回來，養在一個大碗裏面，他養了不多一刻，又拿到海裏去放了，他跑來向我們指天畫地的說，說他自己是龍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魚，原來是條龍子。他一放了下去他一放了海下去，四海的魚鱗都來朝賀來了。我們聽了好笑。

——恐怕他在說笑話罷？

——不然，他諸如此類瘋癲識倒的事情很多，他是有名的吝嗇家，但是他却肯出多少錢去買許多畫幅，裝飾得一房間都是。他又每每任意停一兩禮拜的課，我們以為他病了，走去看他時，他纔在關着門畫畫。

——他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逕呢！我驚異地說了，又問道：他畫的畫究竟怎麼樣？

白羊君說道：我也不曉得他的好歹，不過他總

也有些特長，他無論走到甚麼名勝地方去，他便要檢些石子和蚌壳回來，在書案上擺出那地方形勢來做裝飾。

白羊君愈見談出賀君的逸事來，我愈覺得他好像是位可以驚異的人格。我們從前在中國同學的時候，他在下面的幾班，我們不幸也把他當着弱小的低能兒看了。我們這些只曉得穿衣吃飯的自動木偶！爲甚麼偏會把異於常人的天才，當成狂人，低能兒，怪物呢？世間上爲甚麼不多多產出一些狂人怪物來啣？

火車已經停止過好幾站了。電燈已經發了光。車中人不甚多，上下車的人也很少，但是紙烟的烟霧，却是充滿了四隅。乘車的人都好像蒙了一層油糊，有的一人占着兩人的座位，側身一倒便橫臥起來，有的點着頭兒如像在滾南瓜一樣。車外的赤色的世界已漸漸轉入虛無裏去了。

( 三 )

Moji! Moji!

門司到了，月臺上叫站的聲音分外雄勢。

門司在九州北端，是九州諸鐵道的終點。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網脈葉，南北縱走諸鐵道就譬比是葉脈，門司便是葉柄的結托處，便是諸葉脈的總匯處。坐車北上的人到此都要下車要，往日本本島的，或往朝鮮的，都要再由海路向下關或釜山出發。

木履的交響曲！這要算是日本停車場下車時特有的現象了。堅硬的木履踏在水門汀的月臺上，匯成一片雜亂的噪音，就好像有許多馬蹄的聲響。八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時候，每到一處停車場都要聽得這種聲響，我當時以為日本帝國真不愧是軍國主義的楷模，各地停車場竟都有若干馬隊駐劄。

我同白羊君下了車，被這一片音濤，把我們沖到改扎口去。驛壁上的掛鐘長短兩針恰好在第四象限上成一個正九十度的直角了。

出了驛站，白羊君引我走了許多大街和側巷，彼此都沒有話說。最後走到一處人家門首，白羊君



停了步，說是到了；我注意一看，是家上下兩層的木造街房，與其說是病院，寧肯說是下宿。只有門外掛着的一道輝煌的長銅牌，上面有黑漆的“養生醫院”四字。

賀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樓下，是間六舖蓆子的房間，正中掛着一盞電燈，燈上罩着一張紫銅色包單，映射得室中光景異常慘淡。一種病室特有的奇臭，熱氣，石炭酸氣，酒精氣，汗氣，油紙氣，……種種奇氣的混淆。病人睡在在靠街的窗下。看護婦一人跪在枕畔，好像在替他省脈。我們進去時，她點頭行了一禮，請我們往隣接的側室裏去。

側室是三舖蓆子的長條房間，正中也有一盞電燈，靠街窗下有座小小的矮棹，上面陳設有鏡匣和其他杯瓶之類。房中有脂粉的濃香。我們屏息一會，看護婦走過來了。她是中等身裁，纖巧的面龐。

——這是 S 姑娘。

——這是我的朋友愛牟君。

白羊君替我們介紹了。隨着便問賀君的病狀。

他跪在蓆上，把兩手疊在膝頭，低聲地說：

——今天好得多了。體溫完全平復了。剛纔檢查過一次，只不過七度二分（攝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簡略語）。今早是三十八度，以後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只是精神還有些興奮。剛纔纔用了催眠藥，睡下去了。

她說話的時候，愛把她的頭兒偏在一邊，又時時愛把她的眉頭縐成‘八’字。她的眼睛很靈活，暈着粉紅的兩頰表示出一段處子的誇耀。

我說道：那真託福極了！我深怕他是肺炎，或者是其他的急性傳染病，那就不容易望好呢。

——真的呢。——倒是對不着你先生，你先生特地遠來，他纔服了睡藥。

——病人總得要保持安靜纔好。……

白羊君插口說道：S 姑娘！你不曉得，我這位朋友，他是未來的 Doctor，他是醫科大學生呢！

——哦愛牟先生！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好像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我真喜歡學醫的人。你們學醫的人真好！

我說：沒有甚麼好處，只是殺人不償命罷

了。

——啊啦！她好像注意到她的聲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那有……那有那樣的事情呢。

#### (四)

辭出醫院，走到白羊君寓所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過了。上樓，通過一條長長的暗道，纔走進了白羊的寢室，扭開電燈時，一間四舖半的小房現出。兩人都有些倦意，白羊君便命旅館的女僕開了兩床舖陳，房間太窄，幾乎不能容下。

我們睡下了。白羊君更和我談了些賀君的往事，隨後他的話柄漸漸轉到S姑娘身上去了。他說他喜歡S姑娘，說她本色；說她是沒有父母兄弟的孤人，說她是生在美國，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國的，說她是由日本領事館派人送回國的，回日本時纔三歲，由她叔母養大，從十五歲起便學做看護婦，已經做了三年了，說她常常說是肺尖不好，怕

會得癆症而死……他還說許多話，聽到後來我漸漸模糊，漸漸不能辨別了。

門司市北有座尖銳的高峯，名叫筆立山，一輪明月，正高高現在山頭，如像向着天空倒打一個驚嘆的符號(!)一樣。我和S姑姑徐徐步上山去，俯瞰門司全市，魚鱗般的屋瓦，反射着銀灰色的光輝。赤間關海峽與晝間繁湊的景像迥然改觀，幾隻無烟的船舶，如像夢中的鷗鷺一般，浮在水上，燈火明迷的彥島與下關海市也隱隱可見。山東北露出一片明鏡般的海面來，那便是瀨戶內海的西端了。山頭有森森的古木，有好事者樹立的一道木牌，橫寫着‘天下奇觀在此’數字，有茶亭酒店供遊人休息之所。

我和S姑娘登上山頂，在山後向着瀨戶內海的一座茶亭內坐下，對面坐下。賣茶的媽媽已經就了寢，山上一人也沒有，除去四山林木蕭蕭之聲，甚麼聲息也沒有。S姑娘的面龐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分外現出一種蒼白的顏色，從山下登上山頂

時，彼此始終無言，便是對坐在茶亭之中，也是互相默默。

最後她終耐不過岑寂，她把她花蕾般的嘴唇破了：愛牟先生，你是學醫的人，醫治肺結核病，到底有甚麼好的方法沒有？她說時聲音微微有些震顫。

——你未必便有那種病症，你還要寬心些的好呢。

——我一定是有的。我夜來每肯出盜汗我身體漸漸消瘦，我時常無端地感覺倦怠，食慾又不進，並且每月的……說到此處她忍着不說了，我揣想她必定是想說月經不調，但是我也不便追問。我聽了她說的這些症候，都是肺結核初期所必有的，更加以她那腺病質的體格，她是得了這種難治的病症斷然無疑，但是我也不忍斷言，使她失望。只得說道：

——怕是神經衰弱罷，你還該求個高明的醫生替你診察。

——我的父母聽說都是得的這種病症死的，是死在桑佛朗西司戈。我父母死時，我纔滿三歲，父母

的樣子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一些影子，記得我那時候住過的房屋，比日本的要宏壯得許多。這種病症的體質，聽說是有遺傳性的。我自然是不埋怨我的父母，我就得……早死，我也好……少受些這人世的風波。她說着說着，便掩泣起來，我也暗暗傷心，無法可以安慰她的哀切。沉默了半晌她又說道：

——我們這人，真是有些難解，譬如佛家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這個我們明明知道，但是我們對於生的執念，却是日深一日。就譬如我們嗑葡萄酒一樣，明明知道醉後的苦楚，但是總不想停杯？……愛牟先生！你直說罷！你說，像我這樣的廢人，到底還有生存的價值沒有呢？……

——好姑娘，你不要過於感傷了。我不是對着你奉承。像你這樣從幼小而來便能自食其力的，我們對於你，倒是慚愧無地呢！你就使有甚麼病症，總該請位高明的醫生診察的好，不要空自担憂，顛轉有害身體呢。

——那麼，愛牟先生，你就替我診察一下怎麼

樣？

——我還是未成林的筍子呢（日本稱庸醫爲竹籩）！

——啊啦，你不要客氣了！說着便緩緩地袒出她的上半身來，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體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軀身的兩肩，就好像一顆剝了壳的荔菱，胸上的兩個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兩朵未開苞的薔薇花蕾。我忙立起身來讓她坐，她坐下把她一對雙子星，圓睜着望着我，我擦暖我的兩手，正要去診打她的肺尖，白羊君氣喘吁吁地跑來，向我叫道：

——不好了！不好了！愛牟！愛牟！你還在這兒逗留！你的夫人把你兩個孩兒殺了！

我聽了魂不附體地一溜煙便跑回我博多灣上的住家。我纔跑到門首，一地都是幽靜的月光，我看見門下倒睡着我的大兒，身上沒有衣裳，全胸部都是鮮血。我渾身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我又回頭看見門前井邊，倒睡着我第二的一個小兒，身上也是沒有衣裳，全胸部也都是血液，只是四肢還微微

有些蠕動，我又戰慄着把你抱了起來，我抱着兩個死兒，在月光之下，四處竄走。

——啊啊！啊啊！我縱使有罪，你殺我就是了！爲甚麼要殺我這兩個無辜的兒子？啊啊！啊啊！這種慘劇是人所能經受的嗎？我爲甚麼不瘋了去！死了去喲！

我一面跑，一面亂叫，最後我看見我的女人散着頭髮，披着白色寢衣跨在樓頭的扶欄上向我罵道：

——你這等於零的人！你這零小數點以下的人！你把我們母子丟了，你把我們的兩個兒子殺了，你還在假猩猩地作出慈悲的樣子嗎？你想死，你就死罷！上天叫我來誅除你這無賴之徒！

說着，她便把手中血淋淋的短刀向我投來，我抱着我的兩個兒子，一齊倒在地上。——

驚醒轉來，我依然還在抽氣，我渾身都是汗水，白羊君的鼾聲，鄰室人的鼾聲，遠遠有汽笛和車輪的聲響。我把白羊君枕畔的錶來看時，已經四點三十分鐘了。我睡着清理我的夢境，依然是明明



顯顯地沒有些兒模糊。啊！這簡直是 Medea 的悲劇了！我再也不能久留，我明朝定要回去！定要回去！

(五)

旅舍門前橫着一道與海相通的深廣的石濠，濠水作深青色，幾乎要與兩岸齊平了。濠中有木船數艘，滿載石炭，徐徐在水上來往。清冷的朝氣還在市中蕩漾；我和白羊用了早膳之後，要往病院裏去。病院在濠之彼岸，我們沿着石濠走去，渡過濠上石橋時，遇着幾位賣花的媽媽，我便買了幾枝白色的花菖蒲和薔薇，白羊君賣了一束剪春羅。

走進病室的時候賀君便向我致謝，從被中伸出一隻手來，求我握手。他說，他早聽見S 在講，知道我昨晚來了。很說了些對不起的話。我把白菖蒲交給他，他接着把玩了一陣。叫我把來插在一個玻璃藥瓶內。白羊君把薔薇和剪春羅，拿到鄰室裏去了。

我問賀君的病狀，他說已經完全脫體，只是四肢無力，再也不能起床。我看他的神氣也很安閑，再不像有甚麼危險的症狀了。

白羊君走過側室去的時候，只聽得S姑娘的聲音說道：

——哦，送來那麼多的好花！等我摘取薔薇來簪在髻上罷！

她不摘翦春羅，偏要摘取薔薇，我心中隱隱感受着一種勝利的愉快。

他們都走過來了，S好像纔梳好了頭，她的髻上，果然簪着一朵紅薔薇。她向我道了早安，把三種花兒分插在兩個玻璃瓶內，呈一種非常愉快的臉色。Medea的劇悲却始終在我心中來往，我不知道她昨晚上做的是甚麼夢。我看見賀君已經復元，此處已用不着我久於勾留，我也不敢久於勾留。

我便向白羊君說，說我要乘十點鐘的火車回去。他們聽了都好像出乎意外。

白羊君說，你可多住一兩天不妨罷。

S姑娘說，怎麼纔來便要走呢？

我推諉着我學校有課，並且在六月底有試驗，所以不能久留。他們總苦苦勸我再住一兩天，倒是賀君替我解圍，我終得脫身走了。

午前十點鐘，白羊君送我上了火車，彼此訣別了。我總覺得遺留了甚麼東西在門司的一樣，心裏總有些依依難捨。但是我一心又早想回去看我的妻兒，火車行動中，我時時把手伸出窗外，在空氣中作舟楫的運動，想替火車加些速度。好容易火車到了，我便飛也似地跑回家去，但是我的女人和兩個兒子，都是安然無恙。我把昨夜的夢境告訴我女人聽時，她笑着，說是我自家虛了心。他這個批評連我自己也不能決定。

回家後第三天上，白羊君寫了一封信來，信裏面還裝着三片薔薇花瓣。他說，自我走後，薔薇花兒漸漸謝了，白菖蒲花也漸漸枯了，薔薇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了下來，S姑娘教他送幾片來替我作最後的訣別。他又說，賀君已能行步，再隔一兩日要便起身回國了，我們只好回國後再見。我讀了白羊君的來信，不覺起了一種傷感的情懷。我把薔薇

花片挾在我愛讀的 shelley 詩集中，我隨手寫了  
一張簡明的明信片寄往門司去：

謝了的薔薇花兒，  
一片兩片三片，  
我們別來纔不過三兩天，  
你怎麼便這般憔悴？  
啊，我願那如花兒的人兒，  
不也要這般的憔悴！

十一年四月一日脫稿

空白页

遊紀津今

(一)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們人類好像都有種驚遠性。當代的天才，每每要遭世人白眼。意大利詩聖但丁，生時見逐於故國，流離終老，死後人始爭以得葬其骸骨為地方之榮。俄國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基，生時亦受盡流離顛沛窘促之苦，死後國人始爭為流涕以盡哀。這種要算是時間上的驚遠性了。空間上的驚遠性，我把我自己來舉個例罷。我是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在家

中過活了十多年，却不曾登攀過峨眉山一次。如今身居海外，相隔萬餘里了，追念起故鄉的明月，渴想着山上的風光，昨夜夢中，竟突然飛上了峨眉山頂，在月下做起了詩來。

不再扯遠了。我來福岡市，已經將近四年，此地的博多海灣，是六百四十年前，元軍第二次東征時全軍覆沒的地點。當時日人在博多灣沿岸各處要隘之地築壘抵禦。九年前在東京一高聽講日本歷史的時候，早聽說福岡市西今津地方，尚有一片防壘殘存。爲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史蹟，當時早恨不得飛到今津去踏訪，憑弔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戰地。

我在民國二年年末初到日本的時候，是由火車穿過萬里長城從朝鮮渡海而來。火車過山海關時。我在車中望見山上蜿蜒着的城壘，早會嘆服古人才力之偉大，而今人之碌碌無能。後日讀 P. Remer 氏所著德國近代人利林克龍 (Lilicenron) 傳，敘他晚年在北海配爾屋牟島 (Pellworm) 上做堤防法督的時候，每在暴風咆哮的深夜，定然在高



堤上，臨風披襟，向着洶湧的狂濤，高叫出他激越的詩調。我受了他這種凱旋將軍般的態度之感發，我失悔我穿過萬里長城的時候，何不由山海關下車登高壯觀，招弔秦皇蒙恬之魂魄？我至今還在渴想……唉！這也算是一種驚遠性的適例了，我在福岡住了將近四年，守着有座‘元寇防壘’在近旁，我却不曾去憑弔過一回，又在渴想着踏破萬里長城呢？

元寇防壘，日人所高調讚獎的‘護國大堤’，我的想像中以爲定可以與我國的萬里長城堪伯仲。守此而不登，豈不是驚遠性之誤人嗎？

## (二)

今晨八點鐘，早早跑上學校裏去，不料第一點鐘的內科講義纔是休講，好像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車，突然遲延了一樣，我顛轉沒有法子來把這一點鐘空時間消遣。我沒精打彩地走進圖書館，把一兩禮拜前的新聞紙隨手翻閱，覺得太無聊了。我想

起今日的課程，都是不願意上的，只有午後兩點鐘以後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我何不走到個甚麼地方去，利用我這半日的光陰，或者我親愛的自然，還會賜我許多的靈感。

市外的西公園，自從前三月田壽昌來訪我時，我們會同去遊逛過一次以來，我已兩年不去了。雖然不是開櫻花的時候，園內有些梅花，定已漸漸開放，並且這樣晴好的天氣中，坐在那園中高處，看望太陽光下的海波，也正是無上的快心樂事。不錯，我便往西公園去罷！我纔一動念，我的兩腳已把個挾着書包的我運出了校門。我竟成爲電車的乘客了。

電車西行，有三十分鐘的光景，到了西公園。我下車徐徐向園門步去。別的同学都是挾着書包向東行，我一人却是挾着書包向着西走，我又穿的是制服，戴的是制帽，行路的人好像都在投一種詫異的眼光向我。我不是磨房的馬，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驅使嗎？你們難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懷着一種無謂的反抗心，我還沒有走到園門，驚遠性突然又

抬起頭來。西公園離今川橋只有一區的電車，到了今川橋，再坐幾站輕便火車，便可以達到今津。走熟了的地方有甚麼意思？元寇防壘！護國大堤！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古戰場！去罷！去罷！去學利林克龍披襟怒吼！

我又坐上了電車去了。沒有幾分鐘的光景，電車已經到了終點。我從今川橋下車，往輕便鐵道的驛站——名目雖叫驛站，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舖口代辦的——上去買車票。我檢查我的錢包，只有五十錢（一錢合我國銅元一枚）的一張紙幣。

——往今津的車票要多少錢？

——要二十四錢。

——請把一張來回票給我。

——要四十八錢。

我把紙幣給了賣票的，他把了十六區的車票給我，找了我兩個銅板。原來輕便火車的車票，也還是同市內電車的一樣，是分區零買的。他指示着車票上的站名向我說：從此處到今宿，是八站路。一站四錢，從今宿再坐渡船纔能到今津。

我問：渡船錢要多少？

他說：要三錢，

我聽着吃了一驚，我手中只有兩個銅板了，今天的計畫，不是完全歸了水泡嗎？我急忙在衣包中收尋，另外又纔尋出一個五錢的白銅小幣。啊，好個救星！這要算是在沙漠中絕了水的商隊，突然遇着了 Oasis（沙漠中膏腴之地）了！驛站中待車的人很多，火車到十點鐘的時候纔能開到。

日本人說到我們中國人之不好潔淨，說到我們中國街市的不整飭，就好像是世界第一。其實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會，除去幾條繁華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禮外，所有的側街陋巷，其不潔淨不整飭之點也還是不愧為東洋第一的模範國家。風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一下雨，全街都是泥淖淋漓，一颳風，又要成為灰塵世界。又聰明又經濟的日本國民常常攆些細碎的石子來面在街上，利用過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為碾地機的代用。隔不許久，石子又要變成了灰塵，又要變成了泥醬了。驛前的街道正是石子專橫的時代。街心的四

條鐵軌，差不多要埋沒在泥土中了。街簷下的水溝，水積不流，昏白色的醬水中含混着銅綠色的水垢，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兒的糞便一樣。驛旁竟公然有位婦人在水溝上搭一地攤，攤上堆一大堆山榛，婦人跪在地上燒賣。這種風味，恐怕全世界中，只有五大強國之一的日本國民纔能領略了。

坐在站中，望着外面雜踏喧闐的街市，無端地發起了這段敵愾心來，中日兩國互相輕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無法醫治呢。

人總是不宜好的動物。金錢一富裕的時候，總要湧出些奢侈慾望來。我無意識中又在一個衣包之內搜出了一張五十錢的紙幣，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火車輪船要運轉時，煤烟是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人要去旅行時，紙烟也當然不可缺少。我便花了八個銅板，買了一匣紙烟，一匣洋火，便在驛站中吹雲吐霧起來。可憐吹吐纔不上半隻，我的腦天早已昏昏朦朦了。滾蛋罷！我含着幾分可惜的意思，把剩下的半隻紙煙，憤恨地投在水溝裏去。醜惡的奢侈慾望的屍骸，還在溷水中燻

蒸了一會殘喘。

(三)

小小的機關車，拖了兩乘坐車走來，骯髒的程度，比上海‘大眾可坐’的三等電車，恐怕還要厲害。車中擁擠得不堪如像纔開封的一匣洋火。我上車得早，在一隻角上幸好尋得了一個座位，但可恨不客氣的一位鄉下人，竟來加上楔頭，坐到我左腿的大腿上，我好像楚項羽陷入垓下的重圍，就使有拔山之力，也只好徒喚奈何了。

汽笛放起貓叫聲，火車已經開動起來。

過了一個停車場，兩面的街市，已經退盡，玻璃窗外開展出一片田野，田地尚多裸身，有的已種麥苗，長已四五寸了。遠山在太陽光中燃燒，又好像中了酒的一樣。太陽隔窗照到我的頸子上來熱騰騰地。車上坐的多是職工中人，指點沿線的各處小小的工場，和着車輪的噪音，高談闊論，可惜談吐多不可辨。

又過了兩個停車場，車上漸漸稀疏了。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村前竟公然有座電影戲館，戲目的帘子立在館前，怪刺目地掛着種種看板畫。出村，車入松林中。檢看票上站名，知是‘生之松原’。松原一面沿海，從樹幹間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點點的明帆，昏昏的青影。我心中也生出了幾分旅行的興趣。背海一面，樹甚深遠，除了無數退走的樹幹外，別無所見。在這種晴和的天氣，能偕個燕婉的女友，在那松林中散步談心，怕更會是件無上的快心樂事了。

林中車行十多分鐘的光景，走出海岸上來了。海水一片青碧，海天中有幾隻白鷗，作種種峻險的無窮曲線，盤旋飛舞。有的突然飛下海面，掠水而飛，飛不多遠，又突然盤旋到空中消去。

**火車到了今宿站。**

我從今宿下車，問明了渡船所在。從今宿市中穿過，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松林無人，陽光洒地，可惜沒有燕婉的佳伴偕行，只有我自己地影兒在隨着我走。啼鳥在空中清囀。走過松林，又走到一

小小村落，街簷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婦人，席地，坐在太陽光中縫紉。出村，又走到海岸上來，臨海一家擺渡人家靜立在一座淺峰之下。渡船已開，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渡家中的時鐘，已經十一點過了，時間不可不利用，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我不得不在這個時間內應命了。我便轉入渡家後的廁所中去。

我踞在廁所中，一面應着自然的要求，一面想起前兩天B君向我所說的南洋的風俗談來——B君喲！我在這種地方追念起你來，你恕我的這個大大的失禮了罷！

B君說：南洋地方大小便所，都是立在河邊，放出的大小便聽着流水沖去。日本人的便房叫‘河屋’(Kawayu)，這正是日本民族南來的一個證明。

廁所中有許多猥褻的壁畫，這是日本全國廁所中的通有現象。善於保存壁畫的日本史學家喲！這種無名的戀愛藝術家的表現藝術，於民族風俗史上，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

無端中又得出一個戀愛的定義來：



——戀愛者何？是一種自然的要求，如像人小便一般，不得不逼人去走骯髒的所在者也。

笑話！笑話！在這壁畫蔚然的‘藝術之宮’再沉吟得一刻的時候，渡船怕又要開了呢！

#### ( 四 )

今津是在系島郡上。系島原來不是海島，是與陸地相連。渡船在海灣中過渡，海水異常清澈，好像是西子湖水一樣。因為沒有帶張地圖來，上了岸後，竟把地方走錯。問了多少行人，走了多少枉路，我纔走到了今津。今津村上也怕有兩三百戶人家，我在村中旋來旋去，只想朝外海邊走，却只在村中打盤旋，最後走到一家賣花郵片的舖店門口，我便買了幾張今津史蹟的花郵片，有一張是‘勝福寺的蟠龍松’，有一張是‘元寇殲滅碑’，有一張就是‘元寇防壘’了。我見了元寇防壘的繪片，我不禁大失所望。啊！這就是‘護國的大堤元寇防壘’了嗎？一條亂雜的矮矮石堤在我國鄉村中溝道兩旁隨處都可

以尋出。縱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龍走來，站在這種大堤上，恐怕也吼不出甚麼激越的詩調來了。

店主人爲我指示勝福寺的所在，近在店旁，叫我去看蟠龍松。

蟠龍松是幾百年前的古物，今年正月間日本政府有指定爲天然記念物的消息。關於此樹，有一浪漫詭克的口碑流傳。說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將軍足利尊氏(Ashikaga Takauji)來在九州的時候，仰慕勝福寺開山臨濟宗大覺禪師盛名，親來拜訪。禪師旁乃有一窈窕的禪娟侍坐。尊氏大驚，怒罵禪師品性惡劣。禪師自若，而美人慚憤，跳入庭前池水中，化爲大蛇，蟠松而逝。

外史氏曰：迂哉！迂哉！足利尊氏也！不知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迂哉：迂哉！侍側之美人也！不知種種聲聞，都如泡影。

這種無稽的傳說，總覺有種葱籠的詩意，引人入魔，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陽當頭，護國的大堤還不曾到眼，午後兩點鐘起還有檢眼實習，我沒有在

夢境中低徊的餘地。

我謝了店主人的殷勤，出村又穿過一帶松原，我終竟走到我最後的目的地點。松林外沿海一帶砂堤，上有亂石狼藉。我把繪片中的光景同實物比較，我纔知道就是所謂‘護國的大堤’！冤哉！冤哉！浪漫諦克的驚遠性之誤人也！但是周遭的自然風物倒還足以償我這半日的足勞。我坐在亂石上，在防壘繪片背面寫了一段印象記來。

——堤長不過百丈。堤上狼籍些極不規則的亂石，大者如人胸廓，小者如人頭首，中段自砂中露出之石垣，最高處僅及股臀關節。

堤前爲海灣，堤後爲松林，有小鳥在松林中啼叫。海風清爽。右手有高峯突起如獅頭，樹木甚蒼翠。

海灣中水色青碧，微有漣漪，志賀島橫陳在北，海中道一帶白色砂岸，瞭然可見。西北亦有兩小島，不知名。海灣左右有岩岸環抱，右岸平削如屏，左有峯巒起伏。正北灣口海霧濛濛，中有帆影，外海不可見。天際一片灰色的暗雲，其上又有

一片白色卷層雲，又其上天青如海。

太陽當頭，已是正午時候。

堤前砂岸，淺草衰黃。有長橢小蠅在日光中飛繞，無力。

茅屋幾椽，已頹圯，疑是漁人藏舟之處，——

郵片已寫滿了，在那平如明鏡的海上，元艦四千艘，元軍十萬餘人，竟會於一夜之間，突然爲暴風所淹沒，不可抗的終是自然之偉力了。我又想到了枉牧之詠‘赤壁’的一詩。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在堤前沉吟了一回，又想於無意中或者也可以尋得一枝沉沙的折戟，折戟雖沒有，倒尋到了一個雪白的大椎骨，左右兩橫突起，開張如蝶翅，上關節突起前面又無肋骨關節面，我斷定牠是牛脊的腰椎骨。這是個絕好的紀遊紀念品了，或者便是阮軍載來的水牛殘骨，也說不定。我把來包在書包裏面，又想去登上那右手的獅頭峯。

## (五)

獅頭峯餘勢，當獅體之尾氈上有一段平坦高原，上有一碑，碑題‘元寇殲滅之處’五字。碑前有紀名銅柱，上題‘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碑下有石欄環繞；周圍有幾處竹欄，各圍淺松一株，是些貴族華族的紀遊品。坐石欄上四望，三面均被海水灣環，只有防壘後松原的一帶低地幾於與水而齊平，此地千年之前，當然是絕立的孤島，系島郡之名可以推見。所謂護國的大堤，或者便是防水的水堤，也是不能說定。轉入碑後，碑後亦有‘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等字樣。

捨碑。向山脊行去，山路高低不平，漸登，氣漸促，喉嚨渴不可耐，失悔來時不曾買些橘子，登山決不是件樂事，以為怕要到峯頂了，山路一轉，峯頂依然還在上頭。如此屢受欺騙，亦只得鼓舞餘勇像得了心臟病的一樣。山外的風物再也莫有餘暇盼戀。遇山樵數人，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種濤重的木

香。將至絕頂，有小小一座神社，壁上掛着許多還願的畫馬。紀遊者的芳名題滿外壁。在神社前坐息，勇猛的心臟，幾乎要從口中跳了出來。心氣漸漸平復了，我又纔走上獅子頭去。獅子頭隔海，古松森森，禿石纍纍，俯瞰海灣，青如螺黛。有漁舟一隻，長僅尺許，有兩人在舟中垂釣。唐人太上隱者有‘答人’一詩，

“偶來松下坐，高枕石頭眠。

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

他這第一句，我實際辦到了。第三句，我也實際辦到了。因為我沒有帶着錶來。但是我的懶惰工夫，却還沒有到高枕無憂忘年忘命的程度。我午後二時起，還有二點鐘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的，我看見日脚偏西，就使有現存的石頭可枕，我的脚也不肯唯唯聽命了。

我正站立起來，打算要走，突然前面垂岩下騰出一種歡呼，使我大吃一驚。上來的是兩個勞動者。他們從我身旁擦身過時，我的心臟還兀兀地在跳。我又起了一種好奇心，決意從那兩個勞動者登

上的來路走下山去。路極峻隘，攀援樹枝而下，路盡處，纔又折到來時所過的神社面前，兩個工人已經在那兒休息着了。此次怕他們也不免吃了一驚罷？一人向我乞火，我把火柴給了他。啊，這兩個工人，假使是兩位處子的時候呀，這不是段絕好的佳話嗎？就好像盧梭在安奴西山中與雅麗，格拉芬里德兩少女邂逅相遇，就好像鄭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那豈不是不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嗎？……

古人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其實我從登山約經驗上看來，倒是從惡如登，從善如崩了。我此處所謂善惡，不消說是以心境的快不快為標準。人不是那麼容易為惡的，受盡種種良心上的制裁，做出一種惡事，心裏所受的不快；怕與登山時的苦楚無甚增減。偶爾做出一件善事，心裏所生的快感，也怕和這下山的快感無甚損益。

上山時那麼困苦，幾乎如像害了一場大病；一到下山，就好像在滑冰的一樣，周圍的景色應接不暇，來時的道路亦瞭如指掌，飛飛，飛，我身輕如鳥，聽不十洗的傾斜，把我滑下山來，真是舒服，真

是舒服，只可惜喉嚨終是有幾分渴意。

## 〔六〕

取捷徑趨向渡頭，渡船又已開了。在渡頭近旁小店中，買了一瓶荷蘭水。啊，甘露！甘露！瞥眼看見店內的掛鐘，已經是午後二時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早知道這樣，我又何苦那麼着忙呢？恨不曾往勝福寺內憑弔嬋娟之魂，恨不曾在獅子山巔高枕石頭一睡！

坐店的是一位不滿二十的女子，B君——又是B君，B君喲！你恕我不客氣，濫引你的雅言了！你說：“只要是處子，便是位美人”。不消說這位坐店的也是美人了。我又向她買了十錢的餅乾，她稱的分兩，分外足實呢！我說：十錢的餅乾真是不少！她微微地向着我笑。

有匹黑花的白獅子狗兒坐在街心看我吃餅乾，好像很有幾分垂涎的意思。我便投了一個給他，他才兀的驚立起來，哼哼地向我恨了兩聲走



了。他怕把那個餅乾當成了小石子罷？這位獅子狗兒，我佩服他有些道德家的氣質。打起金字招牌的道德家者流，突然看見赤裸裸地純真無飾的藝術品時，有不反射地嗥嗥狂吠的嗎？對不住！對不住！天下的道德家喲！天下的獅子狗兒喲！恕罪，恕罪！

午後的海水，又是一般氣象了。好像圓熟了的藝術家的作品，激越的動搖，烘騰的氣勢雖然沒洗，但總有一種沉靜的詩情蕩漾在上面。潮水漸漸消退了。渡船將要到時，突然擱起淺來。此時對面又開出一隻渡船，船緣上坐着兩個女子，梳的是最新流行的‘七三分’頭，一個披着白色的毛織披肩，一個披的是狐皮。她們本是背我坐着的，緊相依傍。她們看見我們的坐船擱淺，都偏過頭來。我的視線同她們覲面相值。啊，這真是鄭交甫遇着江妃，盧梭遇着雅麗，恪拉芬里德了！要是她們的船擱了淺的時候，我定要跳下水去，就如像盧梭涉水至膝，替雅恪二姑娘牽馬渡溪的一樣，把她們的坐船推動起走。是夕陽光線的作用嗎？還是她們看破了我的隱意呢？她們的眼眸中總覺得有幾分羞澀的意

思。我真羨慕盧梭！他真幸福！他替雅恪二姑娘牽馬過溪之後，被二女殷勤招待，騎在恪姑娘馬後，緊抱着她，同到初奴別邸燕歡一日。他在花園中攀樹折櫻桃投向她們，她們又反把榫枝投向樹上去打他。他在雅姑娘手上親了一吻。雅姑娘也莫有發氣，啊，幸福的盧梭呀！……

船動了！不要再空嚙饞涎了罷！

浪漫諦克的夢遊患者喲！淡淡的月輪在空中發笑了；

十一年二月十日

空白页

# 月 蝕

---

八月二十六日夜，六時至八時將見月蝕。

早晨我們在新聞上看見這個預告的時候，便打算到吳淞去，一來想去看看月亮，二來也想去看看我們久別不見的海景。

我們回到上海來不覺已五閱月了。住在這民厚南里裏面，真真是住了五個月的監獄一樣。寓所中沒有一株草木。竟連一杯自然的地面也找不出來。遊戲的地方沒有，空氣又不好。可憐我兩個大一點的兒子瘦削得真是不堪回想。他們初來的時

候，無論甚麼人見了都說是活潑肥胖，如今呢，不僅身體瘦削得不堪，就是性情也變得很舛僻的了。兒童是都市生活的 Barometer，這是我此次回上海來得的一個唯一的經驗。啊！但是，是何等高價的一個無聊的經驗呢！

幾次想動身回四川去，但又有些畏途。想到鄉下去生活，但是經濟又不許可。呆在上海，連市內的各處公園都不曾引他們去過。我們與狗同運命的華人公園是禁止入內的，要叫我穿洋服我已經不喜歡，穿洋服去是假充東洋人，生就了的狗命又時常同我反抗。所以我們到了五月了。竟連一次也沒有引他們到公園裏去過。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住在海邊，住在森林的懷抱裏，真所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回想起那時候的幸福，倍增我們現在的不滿。我們跑到吳淞去看海，——這是我們好久以前的計劃了，但只這麼鄰近的吳淞，我們已不容易跑去，我們是太為都市所束縛了。今天我要發誓，我們是定要去的，無論如何是定要去的了，坐汽車去罷？坐火車去罷？想在

午前去，但又怕熱，改到午後。

小孩子們聽說要到海邊，他們的歡喜真比得了一本新買的畫本時還要加倍。從早起來便預想起午後的幸福，一天只是跳跳躍躍地，中午時連飯都不想吃了。因為我說了要到五點鐘纔能去，平常他們是全不關心的時鐘，今天却時時去瞻望，還莫到五點！還莫到五點！長的針和短的針動得分外慢呢！

好容易等到了五點鐘，我們正要準備動身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朋友，我們便約他同去，我跑到靜安寺旁邊汽車行裏問問車費。

不去還好了，跑了一趟去問，只駭得我抱頭鼠竄地回來。說是單去要五塊！來回要九塊！本是窮途人不應該妄想去做邯鄲夢。我們這裏請的一位娘姨辛辛苦苦做到一個月，工錢纔只三塊半呢！五塊！九塊！

我跑了回來，朋友勸我不要去。他說到吳淞去沒有熟人，坐火車的時候把鐘點錯過了很麻煩的，

況且又要帶着幾個小孩子，上車下車是夠當心，要到吳淞時，頂小的一個孩子又不能不帶去。

啊，罷了，罷了！我們的一場高興，便被這五塊九塊打得七零八碎了！可憐我們等了一天的兩個小兒，白白受了我們的欺騙。

朋友走的時候，已經將近七點鐘了。

沒有法子走到黃浦灘公園去罷，穿件洋服去假充東洋人去罷！可憐的亡國奴！可憐我們連亡國奴都還夠不上，印度人都可以進出自由，只有我們華人是狗！……

滿肚皮的憤慨沒處發洩，但想到小孩子的分上也只好忍忍氣，上樓去披件學西洋人的鬼皮。

我們先把兩個孩子穿好，叫他們到樓下去等着。出了一身汗，套上一件狗穿洞的襯衫。我的女人在穿她自己手製的中國料的西服。

——爲甚麼，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嗎！她問了我一聲。

——不能，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



只有中國衣服是不行的。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到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

觀又起人她以爲我是在罵人了，她也助罵了一手：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罷！

——我單看他們的服裝，總覺得他們是一條狗。你看，這襯衫上要套一片硬領，這硬領下要結一條領帶，這不是和狗頸上套的項圈和鐵練是一樣的麼？——我這麼一說，倒把我的女人惹笑了。

哈哈，新發見！在我的話剛好說完的時候，我的心中突然悟到了一個考古學的新發見。我從前在甚麼書上看過，說是女人用的環鐲，都是上古時候男子捕擄異族的女子時所用的枷鎖的蛻形；我想這硬領和領帶的起源也怕是一樣，一樣是奴隸的徽章了。弱族男子被強族捕擄爲奴。項帶枷鎖；異日強弱易位，被支配者突然成爲支配者，項上的枷鎖更變形而爲永遠的裝飾了，雖是這樣說，但是你這個考古的見解，却只是一個想像，恐怕真正的考古專家一定不以爲然。……然不然我倒不管，好在

我並不想去做博士論文 我也不必兢兢於去求出甚麼實證。……

在我一面空想，一面打領帶結子的時候，我的女人早比我穿好，兩個小孩兒在樓下催促得甚麼似的了。啊，究竟做狗也不容易，打個結子也這麼費力！我早已出了幾通汗，領帶結終是打不好，我只好敷衍敷衍地便帶着他們動身。

走的時候，我的女人把第三的一個纔滿七個月的兒子交給娘姨還叮嚀了一些話。

我們從赫德路上電車，車到跑馬廳的時候，月亮已經現在那灰青色的低空了。因為初出土的緣故看去分外的大，顏色也好像落日一樣作橙紅色，第一象限上有一部分果然是殘缺了。

二兒最初看見，魯魯年多瀉：Moon! Crescent Moon! 他還不知道是 加，他以為是新月了。

小時候每逢遇着日月蝕，真好像遇着甚麼災難的一樣。全村的寺院都擊鐘鳴鼓，大人們也叫我們在家中打板壁作聲響。在冥冥之中有一條天狗，

想把日月吃了，擊鐘鳴鼓便是想駭去那條天狗，把日月救出：這是我們四川鄉下的俗傳，也怕是我們中國自古以來的傳說。小時讀的書上，據我所能記憶的說：周禮地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春官太僕也贊王鼓以救日月，秋官庭氏更有救日之弓和救月之矢。穀梁傳上也說是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諸侯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這可見救日月蝕的風俗自古已然。北歐人也有和這絕相類似的神話，他們說：天上有二狼，一名黑蹄（Hati），一名馬納瓜母（Managarm），黑蹄食日，馬納瓜母食月，民間作聲鼓噪以望追去二狼救出日月。

這些傳說，在科學家看來，當然會說是迷信；但是我們雖然知道月蝕是由於地球的掩隔，我們誰又能把天狗的存在否定得了呢？如今地球上所生活着的靈長，不都是成了黑蹄和馬納瓜母，不僅是吞噬日月，還在互相嚙殺麼？

啊啊，溫柔敦厚的古之人！你們的情性真是一首好詩。你們的生命充實，把一切的自然現象都生命化了。你們互助的精神超越乎人間以外，竟推廣

到了日月的身上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古之人，你們的鼓聲透過了幾千萬重的黑幕，傳達到我耳裏來了！

啊，我畢竟昧了科學的良心，對於我的小孩子們說了個天大的謊話！我說：那不是新月，那是一條惡狗要把那圓圓的月亮吃了。

二兒的義憤心動了便在電車上叱咤起來：狗兒，走開；狗兒！

大的一個快滿六歲的說：怕是雲遮了罷？

我說：你看，天上一點雲也沒有。

——天上也沒有狗啦。

啊，我簡直找不出話來回答了。

車到了黃浦灘口，我們便下了車。穿過街，走到公園外的草坪裏去。兩個小孩子一走到草地上來，他們真是歡喜得了不得。他們跑起來了，跑起來了，歡呼起來了。我和我的女人找到一支江邊上的橈子上坐下，他們便在一旁競跑。

月亮依然殘缺着懸在浦東的低空，橙紅的顏

色已漸漸轉蒼白了。月光照在水面上亮晶晶地，黃浦江的昏水在夜中也好像變成了青色一般。江心有幾隻遊船，滿飾着燈彩，在打銅器，放花礮，遊來遊去地回轉，想來大約是救月的了。啊，這點古風萬不想在這上海市上也還保存着，但可憐吃月的天狗，纔就是我們坐着望月的地球，我們地球上的狗類真多，銅鼓的震動，花礮的威脅，又何能濟事呢？

兩個孩子跑了一會，又跑來挨着我們坐下：

——那就是海？指着黃浦江同聲問我。

我說：那不是海，是河。我們回上海的時候就在那兒停了船的。

我的女人說：是揚子江？

——不是！是黃浦江。只是揚子江的一條小小的支流，揚子江的上遊便在我們四川的嘉定敘府等處，河面也比這兒寬兩倍。

——唉！她驚駭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嗎？

——是，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輪可以上航至嘉定。

大兒又指着黑團團的浦東問道：那是山？

我說：不是，是同上海一樣的街市，名叫浦東：因為是在這黃浦江的東方。你看月亮不是從那兒昇上來的嗎？

——哦，還沒有圓。……那打鑼打鼓放花炮呢？

——那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兒趕開的。

——是那樣嗎？嚇喲，嚇喲，……

——趕起狗兒跑罷！嚇喲，嚇喲，……

兩人又同聲么喝着向草地上跑去了。

電燈四面輝煌，高昌廟一帶有一最高的燈光時明時暗，就好像遠海中望見了燈台的一樣。這時候我也並沒有甚麼懷鄉的情趣，<sup>22</sup>但總覺得我們四川的山靈水伯遠遠在招致我。

——我們四川的山水真好，我便自言自語地說了起來：我們不久大概總可以回去。巫峽中的奇景恐怕是全世界中所沒有。江流兩岸對立着很奇怪的巖石，有時候真如像刀削了一樣，山頭常常戴着白雲。船進了峽的時候，前面看不見去路，後面

看不見來路，就好像一個四山環拱的大湖，但等峽路一轉又是別有一洞天地了。人在船上想看山頂的時候，仰頭望去，帽子可以從背後脫落。我們古時的詩人說那山裏面有美好絕倫的神女，時而爲暮雨，時而爲朝雲，這雖然只是一種幻想，但人到那地方總覺得有一種神韻襲人，在我們的心眼間自然會生出這麼一種暗示。

啊啊，四川的山水真好，那兒西部更還有未經跋涉的荒山，更還有未經斧鉞的森林，我們回到那兒，我們回到那兒去罷！在那兒的荒山古木之中自己去建築一椽小屋，種些芋粟，養些鷄犬，工作之暇我們唱我們自己做的詩歌，孩子們任他們同獐鹿跳舞。啊啊，我們在這個亞當與夏娃做壞了的世界當中。另外可以創造一個理想的世界。……

我說話的時候，我的女人凝視着我，聽得有幾分入神。

——啊，我記起來了。她突然向我說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甚麼夢呢？

她說：我們前幾天不是想過要到東京去嗎？我昨晚上竟夢見到了東京。我們在東京郊外找到一所極好的房子，構造就和我們在博多灣上住過的抱洋閣一樣，是一種東西洋折衷式的。裏面也有花園，也有魚池，也有曲橋，也有假山。紫荊樹的花開滿一園，中間間雜了些常青的樹木。更好是那間敞豁的樓房，四面都有欄干，可以眺望四方的松林，所有與抱洋閣不同的地方，只是看不出海罷了。我們沒有想出在東京郊外竟能尋出那樣的地方。房金又賤，每月只要十五塊錢。我們便立刻把行李搬了進去。晚上因為沒有電燈，你在家裏守小孩們，我便出去買蠟燭。一出門去，只聽樓上有甚麼東西在晚風中吹弄作響，我回頭仰望時，那樓上的欄干纔是白骨做成，被風一吹，一根根都脫出臼來，在空中打擊。黑洞洞的樓頭只見幾多屍骨一上一下地浮動。我駭得甚麼似的急忙退轉來，想叫你和小孩們快走。後面便跟了幾多屍骨進來踞在廳上。屍骨們的顎骨一張一合起來，指着一架特別瘦長的屍骨對我們說，一種怪聲形容的喉音，我們指着那



位特別瘦長的說：這位便是這房子的主人，他是受了鬼崇，我們也都是受了鬼崇。他們叫我們不要搬，說那位主人不久便要走了。只見那瘦長的屍骨把頸子一偏，全身的骨節都在震慄作聲，一扭一拐地移出了門去。其餘的屍骨也同樣地移出了門去。兩個大的小孩子嚇得哭也不敢哭出來。我催你趕緊搬，你纔始終不肯。我看你的身子也一刻一刻地變成了屍骸，也吐出一種怪聲，說要上樓去看書。你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樓去了。我們母子只駭得在樓下暗哭，後來便不知道怎麼樣了。

——啊，真好一場夢！真好一場意味深長的夢！像這上海市上墜白磚紅的華屋，不都是白骨做成的嗎？我們住在這兒的人不都是受了鬼崇的嗎？不僅我一人要變成屍骸，便是你和我們的孩子，不都是瘦削得如像屍骸一樣了嗎？啊，我們一家五口，睡在兩張棕網床上，我們這五個月來，每晚做的怪夢，假使一一筆記下來，在分量上說，怕可以抵得上一部‘胡適文存’了呢！

——胡適文存？

——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新人物的文集，有一寸來往厚的四厚冊。

——內容是甚麼？

——我還沒有讀過。

——我昨天晚上也夢見宇多姑娘。

——啊，你夢見了她嗎？不知道她現刻怎麼樣了呢？

我們這麼應答一兩句，我們的舞臺便改換到日本去了。

民國六年的時候，我們同住在日本的岡山市內一個偏僻的小巷裏？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鄰居，是一位在中學校教漢文的先生。日本人對於我們中國人尙能有幾分敬意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一種便是專門研究漢文的學者了。這位二木先生人很古僻他最崇拜的是孔子。周年四季除白天上學而外，餘都住居在樓上脚不踐地。

因爲是漢學家的家庭，又因爲我的女人是他

們同國人的原故，所以他家裏人對於我們特別地另眼看待。他家裏有三女一男。長女居孀，次女便名字多，那時只好十六歲，還有個十三歲的幼女。男的一位已經在東京的帝國大學讀書了。

宇多姑娘她的面龐的圓圓的，顏色微帶幾分蒼白，她們取笑她便說是‘盤子’。她的小妹子尤爲俏皮，一想要苦她，便把那‘月兒出了’的歌來高唱，歌裏的意思是說：

月兒出了，月兒出了，  
出了，出了，月兒呀。  
圓的，圓的，圓圓的，  
盤子一樣的月兒呀！

這首歌凡是在日本長大的兒童都是會唱的，他們蒙學的讀本上也有。

只消把這首歌唱一句或一字，或者把手指來比成一個圓形，宇多姑娘的臉便要漲得緋紅跑去干涉。她愈干涉，唱的人愈要唱，唱到後來，她的兩隻圓大的黑眼汪汪地含着兩眶眼淚。

因爲太親密了的緣故，他們家裏人——宇多

姑娘的母親和孀姐——總愛探問我們的關係。

時我的女人纔從東京來和我同居，被她們盤詰不過了，只諉說是兄妹，說是八歲的時候，自己的父母死在上海，只剩了她一人，是我的父親把她收爲義女撫養大了的。宇多姑娘的母親把這番話信以爲真了，便時常對人說：要把我的女人做媳婦，把宇多許給我。

我的女人在崗山從正月住到三月便往東京去讀書去了。宇多姑娘和她的母親便常常來替我煮飯或掃地。

宇多姑娘來時，大概總帶她小妹子一道來。一人獨來的時候也有，但手裏纔要拿點東西，立不一刻她便就走了。她那時候在高等女學也快要畢業了。有時她家裏有客，晚下不能用功的時候，她每得她母親的許可，拿書到我家裏來。我們對坐在一個小棹上，我看我的，她看她的。我若一要看她讀的是甚麼的時候，她總十分害羞，立刻用雙手來把書掩了。我們在棹下相接觸的膝頭有一種溫暖的感覺交流着。結局兩人都用不了甚麼功，她的小妹

鮫又走來了。

只有一次禮拜，她一人悄悄地走到了我家裏來，剛立定腳，她又急忙躡手躡足地跑到我小小的廚房裏去了。我以為她在和她的小妹子捉迷藏，停了一會他又躡手躡足地走了出來。她說：剛纔好像姐姐回來了的一樣，姐姐總愛說閑話，我回去了。她又輕悄悄地走出去，出門時向我笑了一下走了。

五月裏女人由東京回來了，在那年年底我們得了我們的大兒。自此以後二木家對於我們的感情便完全變了。簡直把我們當成罪人一樣，時加白眼。沒有變的只有宇多姑娘一人。只有她對於我們還時常不改她笑容可掬的態度。

我們和她們共總只相處了一年半的光景，到明年六月我便由高等學校畢業了。畢業後暑期中我們打算在日本東北海岸上去洗澡，在一月之前，我的女人帶着我們的大兒先去了。

那好像是六月初間的晚上，我一人在家裏準備試驗的時候。

——K君，K君，宇多姑娘低聲地在窗外叫，

你快出來看……

她的聲音太低了，最後一句我竟沒有聽得明白。我忙掩卷出去時，她在窗外立着向我招手，我跟了她去，並立在她家門前空地上，她向空中指示。

我抬頭看時，纔知道是月蝕。東邊天上只剩一鈎血月，瀰天黑雲怒湧，分外顯出一層險惡的光景。

我們默立了不一會，她嬌姐惡很很地叫起來了：

——字多呀！進來！

她向我目禮了一下走進門去了。

我的女人說：六年來不通音問了，不知道她們還在岡山沒有？這是我們說起她們時，總要引起的一個疑問。我們在回上海之前，原想去探訪她們一次，但因為福岡和岡山相隔太遠了，終竟沒有去成。

——她現在已經二十二歲了，怕已經出了閣罷。

——我昨晚是夢見她的時候，她還是從前那

個樣子，是我們三人在岡山的旭川上划船，也是這樣的月夜。好像是我們要回上海來了，我們去向她辭行。她對我說：她要永遠營獨身生活，想隨着我們到上海。

——到上海？到上海來成枯骨麼？啊啊，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了。

我們還坐了好一會，覺得四面的噪雜已鎮靜了好幾分，草坪上坐着的人們大都散了。

江上吹來的風，添了幾分濕意。

眼前的月輪，不知道幾時已團圓地昇得很高，變着個蒼白的面孔了。

我們起來，携着小孩子纔到公園裏去走了一轉，園內看月的日本人很不少，印度人也有。

我的女人掛心着第三的一個孩子，催我們回去。我們走出園門的時候，大兒對我說道：爹爹，你天天晚上都引我們這兒來罷！二兒也掣着說。他們這一句簡單的要求，使我聽了幾乎流出了眼淚。

十二年八月廿八日夜

——完——

